



大佛頂首楞嚴經淺釋

宣化老和尚講述

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 經前懸談

◎一九六八年宣化上人講述於

美國加州三藩市佛教講堂

開經偈

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

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

總釋名題

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

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》，這十九個字是這一部經的名字、題目。加上這一個「經」字，總起來有二十個字；這二十個字是這一部經的名字。前邊這十九個字是別名，後邊這一個字，是一個通名。怎麼叫別名呢？別名就是分別，和其他的經典有所分別，不同的；下邊這一個「經」字，就是相同的，所以就叫通名。一個通名，一個別名；通名就是通於諸經，別名是別於此經，這個經和其他的經典名字不同的，所以這有通、別兩種的講法。

佛所說的經典有七種立題。這七種立題包括如來所說的三藏十二部一切經典，那麼

一切經典都不超出這七種的意思。這七種的意思是什麼呢？就是單三、複三、具足一。什麼叫單三？是單單的，有三種；什麼叫複三？複三是雙的，是兩個意思合到一起；複三就是雙三。單三、雙三，還有具足一。

這單三是什麼呢？單三有：單人立題，譬如《佛說阿彌陀經》。「佛說阿彌陀」，這都是人；佛也是個人，阿彌陀也是個人，所以這叫單人立題。又有單法立題，譬如《大般涅槃經》這是單單的法。「大般涅槃」這都是法，所以單單地由法立出來這個題目。第三是單喻立題，喻就是個比喻。什麼叫比喻呢？例如《梵網經》，這個「梵網」就是個比喻。這個經比方大梵天王那個網羅幢，這是個比喻。所以人、法、喻，這叫單三立題。

有複三，複三是什麼呢？有人法立題。什麼叫人法立題呢？譬如《文殊問般若經》；「文殊」是個人，「問般若」是個法，這叫人法立題。有人、有法，用人和法合起來立這個題目。又有人喻立題，什麼叫人喻呢？譬如說《如來師子吼經》。「如來」是個人；「師子吼」是個比喻，說是這佛說法的時候就猶如獅子吼，所以這叫人喻立題，以人和比喻立題。什麼叫法喻立題呢？譬如說《妙法蓮華經》；「妙法」是個法，「蓮華」是個比喻，所以這叫法喻立題，《妙法蓮華經》是個法喻立題。

什麼叫具足一呢？具足一就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「大方廣」就是個法；「佛」就是個人；「華嚴」是個喻。這是以萬乘的因花，莊嚴無上的果德，這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就是具足一，它也有法、也有人、又有喻，這叫具足一。

所有的經典立題目都不超出這七種。你看千千萬萬大藏經的經典那個題目，都在這七種裏邊包含著，沒有超出這七種。所以這七種立題，凡是你講經的人，一定要把

這七種立題先明白了。你明白七種立題了，然後才可以講解經典；如果你七種立題都不明白，你就去給人講經，那你自己都沒明白呢，你怎麼能去教人家明白呢？你自己沒覺悟呢，你怎麼能去教人家覺悟呢？所以這是很要緊的。

這七種立題，凡是學佛法的人，都應該知道的。不是像某一個人看了兩本半書，三本還沒有看呢，不要說七種立題、五重玄義、十門分別，他連一重玄義也不知道，一門分別也不知道，就到處去自稱法師，自稱是一個教化眾生的導師，這是未免太過積極，太過前進了。沒有真明白，就去講經說法，所以把一般人都講到地獄裏去了，他自己也跑到地獄裏去了，自己還不知道怎麼樣進去的，一般人也不知道怎麼樣跑到地獄去了，這是很可憐的一件事。所以你學習佛法，一定要真正懂佛法了，真正有智慧了，然後去教化眾生，這是不會錯的。

在這一部《楞嚴經》裏邊所說的道理是無窮無盡的。我們這一次講經，不依照天臺那五重玄義去講，而根據賢首宗這十門分別來講。賢首宗和天臺宗，這是中國的佛教兩大宗派。所有的講經法師，有的就學天臺而不明白賢首，有的學賢首宗而不了解天臺，所以有的時候講的經典就不能到那種圓融無礙的程度上。現在我講這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是依照賢首宗這十門分別來講解。

在沒講經之前，先要講這個「十門分別」，有十種的門來分別它。那麼這十種的門，第一叫總釋名題，總起來來解釋這個名字和題目。那麼前面所講的七種立題，是分別佛經的七種命名的道理。現在總釋名題，這個名就是「大佛頂，如來密因，修證了義，諸菩薩萬行，首楞嚴」，這是經的名字，總名。

怎麼叫「大」？這個大有四種。四種什麼大呢？就是大因、大義、大行、大果，這

四種的大。這個密因，和其他的因不同。這個因是個秘密的因，人所不知道的，外道不明白的，二乘也沒有覺察到的，所以叫做密因。這種密因非常之大的，叫因大。義大，這個義理也是特別大的，修證了義這個義，這意義是非常大的。諸菩薩萬行，這行也大。首楞嚴，這是個果大。有這四種的大，所以叫「大」。

「佛頂」，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「佛」，說我信佛教，我學佛法，究竟這個「佛」字又怎麼樣解釋呢？這個「佛」字也是印度語，叫佛陀耶。中國人歡喜簡略，所以「陀耶」兩個字就給刪去了，就用一個「佛」字，這是沒有翻譯到中文。一般人以為這個「佛」字就是中文了，不是的，這個字是中文，這個音不是中文。要是翻譯到中文叫什麼呢？就叫覺，覺悟的覺。這覺又不是一種，有三種。三種的覺悟是什麼呢？有自覺、覺他、覺滿。

什麼叫自覺呢？自覺就和凡夫不同，好像你我現在這凡夫是沒有覺悟，自己沒有覺，那麼佛自己覺悟了。自己覺悟了還不算，他又要覺他；自己開了悟了，又要想辦法令其他的人也都開悟，所以這叫覺他。那麼自覺和覺他這裏邊還有種種的階段，種種的不同，譬如你覺悟，有小悟——小的覺悟，有大悟——大的覺悟；小的覺悟就沒有圓滿，大的覺悟就圓滿了。那麼佛自己也得到大的覺悟了，令其他的人也得到大的覺悟了，這兩種覺悟都圓滿了，這叫覺行圓滿——這個覺和行為，所做的都圓滿了，這叫三種的覺。這三種的覺悟都圓滿了，說萬德莊嚴，「三覺圓，萬德備，故名爲佛。」三種的覺悟都圓滿了，萬種的德行也都具足了，所以這叫佛。

爲什麼我們人要信佛呢？因爲佛就是我們，我們本來就是佛來著，不過現在我們迷了，就不能證到佛的果位上。爲什麼說我們本來就是佛呢？佛說過「一切眾生皆有

佛性，皆堪作佛。」說是所有的眾生都有佛性的，統統都有佛性的。爲什麼他沒有成佛呢？「但因妄想執著」，他有這個妄想，又有所執著。因爲有妄想，就想東想西，想南想北，想上想下，啊！鑽天入地，它無所不通了。這些個妄想打得太多了，你數也數不過來，你說你一天打多少個妄想，你知道嗎？如果你能知道你一天打多少妄想，那你就是菩薩了；因爲你不知道，所以你還是凡夫。

這個妄想執著，執著什麼呢？執著這個也是我的，那個也是我的，所有的物質享受放不下，精神享受那更不用提了，所以有這種執著。「哦！這個飛機是我的。」「啊！我有一輛車，這個車是最新的牌子，簡直地，啊！最靚了。」你看這種執著，有什麼，他就有什麼執著。男人就有男人的執著，女人就有女人的執著，善人就有善人的執著，惡人就有惡人的執著。他這個執著啊！擺脫放不下，又掉不下，放不開的，總拿著，就執著執著。啊！有這種執著就不得了囉！執著享受，就愛吃好東西，住好房子，到處去遊玩去。其實，你以爲這是好啊！這個未必是好的事情，你自己不明白，你盡貪享受，你就不會成佛的。所以一切眾生不能成佛，就因爲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，才不能成佛的。

佛又說過「狂心若歇，歇即菩提。」這是這《楞嚴經》裏邊講的，說你那種狂妄自大的心，你那種好高騖遠的心，你那一種看不起人的心哪！你那一種只知道有我自己最聰明了，只知道有我自己比誰都好。本來他長得像個醜八怪似的，他想：「哦！我真美麗啊！」你說這個執著多大了！本來自己是醜，他還說自己是美麗，這都是一種執著。如果你這種執著，狂心若歇，若把它休息住了；歇即菩提，你這個狂心一休息，這就是菩提。什麼叫菩提？就是覺道，就是開悟了，開悟就離成佛不遠了。

你若能把狂心休息了，那就是你的好去處啊！

這三種的覺：自覺就和凡夫不同了，你我凡夫是不覺、不覺悟；那麼自覺，他是已經覺了。已經覺悟這種人是什麼人呢？就是阿羅漢和辟支佛。辟支佛，印度話叫辟支迦羅，那麼在中國就叫辟支佛。辟支佛他是修十二因緣而悟道的，阿羅漢是修四諦法而悟道的。自覺就異凡夫，覺他就異二乘，和這二乘又不同了。什麼叫覺他？覺他就要菩薩心，要有菩薩心腸；菩薩是覺他，又可以說是利他。什麼人可以行利他的這種事情呢？就是菩薩。菩薩就異二乘，就和聲聞、緣覺又不同了。聲聞、緣覺只知道自覺，而不想去覺他；菩薩就發心去覺他。

那麼菩薩和聲聞、緣覺是兩種人，還是一種人？聲聞就是阿羅漢，緣覺就是辟支迦羅——辟支佛，菩薩就是菩提薩埵，那麼究竟這三個是一個人，是兩個人，是三個人而修成的？這也可以說是一個人，也可以說是三個人。怎麼說呢？有這一個人他先修聲聞，然後他又修緣覺，緣覺又修菩薩六度萬行，他這一個人包辦了，修這麼多的行門，這麼多種法，所以這也可以說是一個人。

又可以說是三個人。怎麼三個人呢？這第一聲聞，他修成聲聞了，就不向前去進了，只知道做自了漢：「我自己已經開悟了，我明白了，我就不管其他的人，任何人我也不管了。」他就停止到阿羅漢這個程度上，不向辟支佛那個路上跑了，所以這是一個人；有的修到阿羅漢，然後再跑到辟支佛這個果位、這個程度上，他又不向前進了，這是兩個人了；加上前邊那個，這是三個人。前面那一個人他經過這三個階段，那麼這兩個人呢，有一個人就經過一個羅漢階段、程度，他不向前進取了。

那麼這三種的覺悟，他到辟支佛上，也是自覺的，也不是覺他的；等到菩薩上，這

才成了覺他，叫菩薩。菩薩就是修六度萬行的，修六種波羅蜜，萬行莊嚴，他成了菩薩。成了菩薩再往前去行菩薩道，行到圓滿了，這叫覺行圓滿，就成佛了。佛與菩薩又不同了，你覺行圓滿，就異於菩薩，和菩薩又不同了。所以這三種覺悟，這裏頭說的是這麼多，你若想去行起來，那是千差萬別，那裏邊那種程度裏頭又有程度，分別裏邊又有分別，也是很複雜的。這三種的覺悟都圓滿了，這就成佛。

「頂」字，這是最高無上的，沒有再比它高了，這叫一個「頂」。好像我們這個頭上邊，這叫頭頂。頭頂上面是天，說你頂天了，頂天立地。我們人，不單是男人，女人也是一樣，因為在美國，不要把女人忘了；女人也是頂天立地，頂著天，在地上站著，這是頭頂——頭上面的頂。那麼這「大佛頂」三個字合起來，我不要講，我相信你們大家也都會明白：這是大大的佛一個頂，佛頂。

這個大大的佛，多大呢？用一把尺量一量，像不像這個佛堂的佛這麼大？這個佛不是個大佛，這個佛這只是在大海裏頭那麼一滴，在這世界一粒微塵那麼大。這個佛不是大佛，你不要錯誤以為這個是大佛。那個大佛，再沒有比他那麼大的了，大而無大，沒有比他再大的了，這叫做「大」。「佛」，這個佛是什麼佛呢？是遍滿一切處的佛，無在無不在，沒有地方他不在。無在無不在，你說他在什麼地方呢？什麼地方他也不在；你說他不在什麼地方呢？什麼地方他都在，你說是大？是小？你沒有辦法來計算他那個「大」，大到什麼程度上，這才是一個真正的「大」，他把那個「大」都沒有了。什麼大沒有了？再沒有比他大的了，這是一個最大的。

那麼這個最大的是誰？大佛。大佛又是誰？就是你，也就是我。說：「我沒有那麼大呀！我看你也不是那麼大啊！你為什麼說是你、是我呢？」如果不是你，不是我，

講他幹什麼？就不需要講了；正因為與你我都有關係，所以要講他。那麼我怎麼這麼大了呢？我告訴你，我們那個佛性是大的，我們自己都具足這個本有佛性，就是這個大佛。這個大佛，再沒有比他大的了，所以這叫大佛。

不單大佛，又是大佛那個頂。這大佛，本來沒有比他大的了，沒有比他再高的了，但是他又有個頂，在那個頂上。你看這是「大佛頂」這三個字，所以我說，不講你一定會明白的。這「大佛頂」，是這個大佛頂上又現出來一個大佛。說：「這個大佛又有多大？」這個大佛看不見的，所以在〈楞嚴咒〉上不是說：「無見頂相，放光如來，宣說神咒。」

說是：「那『無見』是沒有吧！我看不見，那怎麼又說有這個大佛呢？」你看不見的，那才正是大的。因為什麼呢？你目力所看不見，如果他要不是大，你怎麼會看不見呢？說：「那小的我才看不見呢！大的我能看得見的。」大的你能看得見？天這麼大，你一眼能把它看完了？你看不完的。這個地這麼大，你一眼能完全把這地的面積都看見嗎？看不見的。所以你看不見的，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大；如果不是大，你就會看得見嘛！所以這無見頂相，放光如來，宣說神咒。

這大佛頂就是那個無見頂相放的光，放光放多大的光呢？你想這佛是個大佛，他會不會放小光嗎？當然也是大光了嘛！所以，大佛就放大光，這個大光照遍所有一切處。說：「那照沒照我呢？」早就照到你了。說：「那我怎麼不知道呢？」你想要知道嗎？我頭先曾經講過：

心清水現月，意定天無雲。

你心裏若清淨了，清淨到極點，那個佛光就會照到你這兒來了。你心裏不清，就好

像那一池子渾水，月光照不進去那渾水；那水若清了，這月光就照到那水裏去了。心清就好像月光照到水裏那個樣子，言其那個佛放光，也可以照得到我們心裏了。意定天無雲，你的意念若一定，好像那天上沒有雲彩似的，這種境界是妙不可言的。所以你每一個人要是真能清淨其心，然後就會得到這個楞嚴的定力。

「如來」兩個字，什麼叫「如」？「如」就是無所不如；「來」就是無所不來。那無所不如，這個如就是一個法的本體，佛法的本體就是個如；那麼佛法的用就是個「來」，這是體用兩個字。這個如是如如不動；來是來而又來，來了再來，來了再來；如如不動，來來又來。那麼到什麼地方去？沒有地方去；從什麼地方來？沒有地方來。所以《金剛經》上說：「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。」也不到你這兒來，也不到我這兒去；也就在你那兒，也就在我這兒呢！這就是如來。

如來，這是佛的十號之一。佛有十種的名號，每一尊佛最初有多少個名號呢？最初每一尊佛有一萬個名字。這一萬個名字，以後又把它縮少，因為人記這麼一萬個名字記不清楚了。啊！又是這個名字，又是那個名字，把人記得腦筋都糊塗了，記得糊里糊塗。糊里糊塗記不住一萬個名字，以後就縮少到一千個名字，每一尊佛有一千個名字。那麼一千個名字，人還記不住這麼多，以後又縮少，縮到多少呢？一百個名字，一尊佛有一百個不同的名字。

不單這尊佛有一百個名字不同，每一尊佛都有一百個不同的名字，那麼眾生也還是很難記的，於是乎又縮少，縮少到多少呢？縮少到十個。所以這十個名字，是每一尊佛的通號。十個佛的名字是什麼呢？第一個名字就是「如來」，就是乘如實之道，來成正覺，就是成佛了，這就叫如來。第二個名字叫「應供」，就應當受人天的供

養。「如來」、「應供」、「正遍知」、「明行足」、「善逝」、「世間解」、「調御丈夫」、「天人師」、「佛」、「世尊」，每一尊佛都有這十種的名號，如來是佛的十種名號之一。

上來現在文當總釋名題，還繼續前面所講的「如來密因」。究竟什麼叫密因呢？這密因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這種定力的本體，定力的本體就叫密因。爲什麼叫密因，而不叫顯因呢？因爲這種定的本體，每一個人都有的，所謂「人人本具；個個不無。」雖然本具不無，但是每個人自己不知道；因爲不知道，所以就叫密因，變成一個秘密了。這秘密就是這個定力的本體，所以這種定力的本體，是如來定力的本體。如來定力的本體，也就是一切眾生定力的本體，也就是所有人都有這種的定力本體，不過自己沒有發覺出來，不知道。因爲不知道，所以就叫做密因。

「修證了義」，這個密因是幹什麼的呢？是叫你修，才能證得。你修，怎麼修呢？你修參禪或者念佛，這都是修。可是這一個「修」是專門修參禪的，專門修參禪才能證得。這個「證」是證得。證得什麼？證得到「了義」這種的義理上。什麼叫「了義」呢？這個「義」就是意義。這個意義了了，了了就是沒有意義了。那麼沒有意義，說是我們普通的人做事情，也說一點意思都沒有，這也是沒有意思。

但是這個了義呢，是把世間、出世間法完全都證得無餘了，再沒有法可修，再沒有法可證了，也就是〈永嘉大師證道歌〉上所說的「君不見，絕學無為閒道人」。絕學，不學了；無為，什麼也不做了；閒道人，他什麼事情也都不做了。「不除妄想不求真」，他也不除妄想，也不求真理了。不除妄想，為什麼他不除了呢？除盡了，妄想沒有了，所以他才不除妄想了。不求真，因為「真」他已經得到了，所以就不求了。你沒有得到，才要求；他已經得到這個真理了，所以就不要求真理了。那麼沒有除盡這個妄想，才要除妄想；妄想沒有了，就不需要除了。所以這個了義也就是這個意思，也就是因為把佛所說的義理已經沒有了，學到那個極點了，這是了義。

不了義，就是說還有意思呢；現在這個「了義」，就是什麼意義都沒有了，乾而潔淨，這時候到密因那個正定的本體上。所以這個是修證才能得到了義；如果你不修，

就不能證得了義的這種境界上。那麼了義這是個大義，大義是包括一切義。說是：「了義，沒有了。」沒有了，這才是一個真有；你若「有」的時候，那就不是真有。所以這個了義，證得這個了義了，再無義可證了，就是到那個極點了。到極點是到什麼程度上呢？也就是到佛的那種境界上，到佛的那種果位上。

可是你想到佛的境界上，還得要行菩薩道，所以才說「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」。諸菩薩這個「諸」字，是很多很多這麼樣解法，又可以說是一切菩薩。這一切菩薩包括多少呢？這個數目數不盡這麼多，那麼總起來有五十五個位子。這五十五個位子，後邊的文裏邊都會講到的，現在就不要詳細講它。這五十五個位子，有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十信，加四加行，再加上佛，這是五十五位。

這每一個位裏邊就包括千千萬萬的菩薩，所以這五十五個階級，五十五個等級，不是就單單五十五個菩薩。這五十五個位子，五十五個階級包括無量無邊那麼多的菩薩，那麼多的佛，總起來它有五十五個位置，這叫諸菩薩。因為包括這五十五個位，所以叫諸菩薩。諸菩薩萬行，什麼叫萬行呢？這萬行就言其修行的行門多。行門有多少呢？這個行門多得有八萬四千種那麼多。本來可以說八萬四千行門，那麼現在說萬行，萬行這是菩薩所修的。

菩薩不但修萬行，而且還修六度。六度是什麼呢？第一就是布施；第二就是持戒；第三就是忍辱；第四就是精進；第五是禪定；第六是般若。這是中文這樣講，要是印度文和英文就不同，不是這樣講法。

那麼第一是「布施」，這布施有三種，不是單單就有一種。三種是什麼呢？有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。財，就是所有的金錢，所有的財產。這個財是我們人最愛惜的東西，也是世界上最骯髒的東西，就是最不潔淨的一個東西。你看人數錢，那個錢不知經過多少人的手，這麼數來數去的。那個錢上，我相信有很多的細菌，有很多的那個病菌。那個錢上邊會有很多微生物，小小的那個病菌哪，very dirty。這個 money is very dirty, why is it very dirty? It's touched by every person's hand. There are germs in this money.在佛教裏面這錢叫「不淨物」；不淨物就是不潔淨的東西，就是 not clean。

為什麼叫這種東西不潔淨的東西呢？第一，它來源不淨；有的人或者偷來的，或者搶來的，這來路不正當，這叫不淨。那麼有的人說：「我做工賺來的錢，這是淨了吧！」你做工賺來的錢，雖然來路是正了，但是那個錢的本身，有很多的病菌在那個錢上邊。所以你看！錢這麼樣子不潔淨，可是每一個人都歡喜它。數過來數過去，你看有的人數錢，一數錢就沾點口水來數這個錢，這其中很容易就染上傳染病。為

什麼呢？那個錢上有病菌的。

這錢是一種不潔淨的東西，可是每一個人都歡喜這個錢，多多益善，愈多愈好，就不怕多。所有美國的錢都給我，我也不嫌它多；都給你，相信你也不嫌它多，也不怕多。可是錢若多了，也有毛病。有什麼毛病？也會睡不著覺的。算來算去，我那麼多錢，放到什麼地方去呢？總要打這個算盤。所以這個錢本來是一種不好的東西，可是不好的東西，人人都愛這個錢而不能捨，捨不了這個錢。你若能捨，這就是布施；布施給人，這就是行菩薩道。菩薩修六度萬行，第一就是要施捨，把自己的錢拿出來捨給人家，幫助其他的人，這是財施，用金錢去做布施。

可是人做布施這不容易的，人這個心是個陰陽交關處，陰和陽的一個界限，又是一個理欲戰爭場。理就是道理的理，這個欲就是 desire，人欲。照這個道來講，這個道理、天理，說是：「我想布施給人，我看見那個人很困難的，沒有飯吃，我送給他一塊錢，叫他吃飯去。」手往袋裏這麼一掏錢，第二念生出：「哦，不可以的！我如果捨給他這一塊錢，一陣間，我搭巴士沒有錢了，那我要行路。這個...，我還是不捨給他這一塊錢了。」這第一念想捨，第二念呢？又想起自己要坐巴士來了，所以又把這個錢放到袋裏邊了，不捨了，就這樣子。

這由小而大，由這一塊錢，乃至於到十塊、百塊、千塊、萬塊、萬萬塊錢，都是這樣子。本來想捨，頭一念想捨，第二念想起自己來了：「我還要到飯館子去吃飯，我還沒有錢呢！」於是乎就不幫助別人了。財施這是不容易的。又有的想：「啊！我這個錢給你？那我太愚癡了，你怎麼不給我一點呢？」這就生出一種自利的心。所以這布施你說得是很容易的，做的時候也是不容易。這是第一種，財施。

第二種是法施，怎麼叫法施呢？就現在我講經說法，這叫以法來布施。「諸供養中，法供養最。」你以錢布施，這有數量的；以法來布施，這是沒有數量的。好像我現在講經，你們聽一句經典，要是能開了悟，能真正明白了，那時候我那功德就大了。因為什麼呢？我講一句話能使令你就去成佛了，你成佛就因為我這講經說法幫助你成佛的，所以法施這功德是最大的。

還有無畏施。什麼叫無畏施呢？就是人有了飛災橫禍，或者有橫逆的事情來了。什麼叫橫逆呢？譬如被賊搶、打劫，或者被火燒了，或者遇著什麼恐懼的事情。這恐懼驚慌的時候，你能給他一點安慰，說：「你不要生恐懼心，什麼事情慢慢就可以解決問題了！」就好像有位太太，把手袋丟了，那天我看她面色很擔心的那個樣子，問我說：「哦！我手袋丟了，怎麼辦呢？」我當時告訴她：「你不要憂愁，你會找到的。」結果，我說這話果然就靈驗了，她到那個地方一找，還沒有丟。這就叫無

畏施，告訴她不要害怕。這是個小問題，其他大的問題那更多了；不過你知道這個小的問題，那麼大的問題你也可以明白了。所以這叫無畏施，布施有這三種。

在佛教裏最重要的是「戒律」，什麼叫戒呢？戒就是止惡防非的。止住這一切的惡，把這個惡事都止住，停止了；防非，防備著有過錯。非就是過錯，做得不對了，這就叫「非」；做得對了，這就叫「是」。也就是諸惡不作，所有一切的壞事都不要做；眾善奉行，所有一切好事都要去做去。

我告訴你們，我在年輕的時候，我就很不會算數的，就不識數，I don't know how to figure。怎麼不識數呢？我有錢我就給人，除非沒有錢；有一塊錢給人一塊，有兩塊錢給人兩塊錢，自己就不願意要錢。你說若照一般人來講，這是不是太愚癡了？自己不曉得幫忙自己，盡去幫助人，我在很小的時候就這樣子，就願意幫助人。那麼幫助人這就是利益人，利益人這就是菩薩發心，菩薩發心是要對人有利益的，不是對自己有利益的。我自己忍苦耐勞，受點苦，受點委屈，都可以的，我不叫人受委屈、受苦，所以就要發這種心，這叫利他的心。

利他的心就是菩薩心，這菩薩心就是眾善奉行，所有的好事都要去做去。不要說：「啊！這一回我要算一算，我會不會吃虧呢？」吃虧懂嗎？昨天晚間我講上當，這吃虧上當，吃虧就是自己沒有佔到便宜，佔便宜懂嗎？那麼一切的事情都要算、算，算著自己：「這個我自己有沒有便宜？」好像去買一點東西，要走很多很多的公司，看看這個公司，看看那個公司的東西，比較一下：「哦！這家公司的便宜，東西又好，錢又用得少。」於是乎就買了。買了，誰不知這是一種化學的東西，化學的東西，你看著它是很靚，很美麗的；可是一用，不好久就壞了。所以雖然你算著想佔便宜，結果還吃了虧了，這就是自己盡為自己打算。人應該為人做打算，不應該為自己打算。

持戒是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。那麼究竟這個戒有多少種呢？戒有很多種。有五戒，你在家凡是皈依三寶的人，要是想再往前研究進步的話，就要受五戒；受五戒之後，再往前進步，受八戒；八戒然後受十戒；十戒就是沙彌了。受完沙彌戒，做出家人，再就要受二百五十條戒，這是比丘；比丘尼就有三百四十八條戒。菩薩也有戒，菩薩有十重四十八輕；十種是重的，四十八種是輕的，就是很輕的。十種是很重的罪，你若犯了是不通懺悔的；那個輕的罪，你若犯了還可以改過自新。

這個戒在佛入涅槃的時候，阿難以四事請問，說：「佛在世的時候，以佛為師，佛是我們的師父；佛入涅槃之後，誰是我們的師父呢？」佛就告訴他，說：「我入涅槃之後，你們以戒為師。」這是告訴出家人，告訴所有的比丘、比丘尼要以戒為師。

那麼在家人若要求戒，一定要向出家人來求戒的。這受戒，就是把戒體給你這個人，這一定要比丘，比丘尼不能授戒的，比丘尼在佛的戒律上，不准她傳戒的。所以這個戒律也有沙彌戒、比丘戒、菩薩戒，這有很多種。

我們人若想修道，一定要受戒，你若能守戒，守住清淨戒體，就像那個琉璃寶珠那麼美麗。言其你這個人能守戒，這就猶如那個寶珠一樣，是非常有價值的。前幾天我不是講，那個終南山道宣律師，就因為持戒持得好，得到天人來給他送供養，給他送飯吃。所以這個戒德是最要緊最要緊的，你學佛法如果不守戒律的話，那你學什麼都好像那個瓶子漏。那個瓶子底下有個窟窿，你裝上水它就漏了，裝上水它就漏了。你若能守著戒呢？久而久之就無漏了。我們人這個身體都是有漏的身體。這個有漏的道理，我現在不能公開對你們講的。你們哪一個人若想學無漏的法門，要個人一個人一個人地來請問，這怎麼樣子才能無漏？那我就講給你聽。因為現在這公開講，沒法子講；你們誰若想要無漏，你不妨有時間的時候，來和我講。

現在我們講這個法是很妙的，可是法雖然妙，還需要有妙人來請這個妙法。這個妙人就是易象乾，他的法名就叫果容。他大約是四、五年前來的，那時候佛教講堂還在薩德街，他來佛教講堂學打坐，學打坐學了一陣子。現在放暑假就又來了，要是以前大約就是看看戲，那麼找一點娛樂。這一回怎麼樣啊？他上了當了。上了什麼當呢？要學《楞嚴經》的當。

一般人聽見上當，這心裏都涼了，說：「啊！這回不得了了，上了這個當。」為什麼上當呢？這個楞嚴法會是一個最苦的法會，也是一個最難的法會，由早起六點鐘到晚間九點鐘。你說：「這到學校裏也沒有這麼多的課程！」可是我們現在是要了生死的學校；我們現在是要行解相應的學校。要行解相應，所以講《楞嚴經》這就是解；我們坐禪這就是行，要解行並進，這才叫腳踏實地，躬行實踐那麼去做去，一點也不馬虎的，一點也不能騙自己的。人不是騙人，你若騙人，就是騙自己；現在我說你上當了，正是不上當。這是要解決你生死的問題，將來那是你最大的一個利益，所以一定要解行並進的。

講起這解行並進，我舉一個比喻給你。什麼比喻呢？有一個盲人和一個癱子，兩個人住在一起，還有其他很多人也來幫他們的忙，很多人住在這個房子裏邊。有一天，其他的人都出去玩了，不是去學《楞嚴經》，不是到這個 San Francisco Buddhist Lecture Hall go to study 楞嚴 sutra（三藩市佛教講堂去學楞嚴經），不是的。是幹什麼去了呢？大約或者去釣魚，或者是買東西啊，或者去……，總而言之，這個世間上什麼事情他們都要去做一做，就剩這一個癱子、一個瞎子在家裏了。

你說就這麼巧，這間房子就著了火了；著了火了，你說怎麼樣？瞎子看不見，沒有法子逃跑；這個癱子有眼睛看得見，但是沒有腿，所以也不能走。啊！你說這是糟糕不糟糕？這是真糟糕了！臺灣人會講這句話，說：「真糟糕了！奇怪了！」那麼這糟糕了，怎麼樣呢？瞎子也要燒死了，癱子也要燒死了。

可是在這個時候，就有一個善知識來告訴他們，說：「你們兩個人現在可以不死的，可以逃出這個火宅的，怎麼辦呢？你這個癱子眼睛給這個瞎子來用；這瞎子的腿給這個癱子來用，你們兩個人就像狼狽為奸似的，互相為表裏。」那麼講狼狽為奸，這是未免形容太過了；不過我恐怕人不明白，就舉出這麼一個例子來比喻。那麼瞎子的腿借給癱子用，癱子的眼睛就借給瞎子來用。

怎麼借啊？是不是把他眼睛挖出來，補到這瞎子的眼睛裏頭？那也沒有醫生，也不能動手術。你自己要是挖出來，根本就沒有用了。你若把這瞎子的腿現接到這個癱子的腿上，也不容易辦得到的，也沒有這個醫生。這怎麼辦呢？這才叫「因事制宜，通權達變」，這癱子就趴在這個瞎子的身上，這個癱子就指揮這個瞎子，說你現在往左邁步，或者向右邁步，或者向前邁步。這個瞎子有腿，但是他沒有眼睛看不見，就聽這個癱子來指揮，於是乎這個善知識就這樣來指示他，他們兩個自己把自己也就救出這個火宅了。

那麼講這個道理，你不要誤會，說：「哦！你說我是瞎子啊！你說我是癱子啊！」不是你是瞎子，你是癱子；我也是瞎子，我也是癱子，不過現在我知道這個道理，來講一講。這也不是說的你，也不是說的我；也就是說的你，也就是說的我。那麼我們每一個人不要自滿，不要以為我自己是明白人，不要以為我自己智慧大。為什麼沒有成佛？你就因為自己太自滿了：「哦！我學了這麼多的知識，我現在啊，……。」學什麼就被什麼障礙，你有知識多了就被知識障礙；你有能力多了就被能力障礙。因為障礙著你，所以就不成道了。現在我們把我們「你、我、他」這個思想都不要了它，把這個思想平定下來，我們把自己這個思想清淨了，自己這個肚裏空了。幹什麼呢？頭先我叫你們少吃點東西，留著裝法；現在我叫你們把你們的思想都弄乾淨了它，弄乾淨了它好裝什麼呢？好裝醍醐妙味，裝這個無上的妙法。

我還記得去年有一位小姐，她講的話我還記得呢！她說她那個腦袋裏頭很多垃圾，很多 garbage，清理不淨，是不是啊？她現在是修 Dr. degree.（博士）那麼現在我就根據她這一句話，我們每一個人把腦袋裏頭的 garbage（垃圾），先丟到外邊去，然後你再聽經，那你一聞千悟，就容易明白了。今天這一堂只是開始，還沒有正式講入經文。今天晚間，我講得比現在一定會好的；不是騙你，也不是騙我自己，我知

道我講得還不錯的。

上來文當「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」。這個經的題目很長的，有二十個字這麼多；前十九個字是這經的別名，後邊這個「經」字是一個通名。「諸菩薩」，就是所有的菩薩都包括在內了；「萬行」，這是菩薩所修的萬行；「首楞嚴經」。菩薩，前面講菩薩所修的六度萬行，這六度講了二度，還有四度。

那麼第三就是「忍辱」，忍辱有生忍、法忍、無生法忍，有這三種。第四是「精進」，精進就是向前去精進，不向後退，這叫精進。那麼最有精進的心，在〈妙法蓮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〉，這個藥王菩薩自己焚身供佛，他把身上纏上棉花，沾上香油，在佛前把整個身體點著來供佛。你若想知道這詳細的情形，可以研究《法華經》，在〈藥王菩薩本事品〉上說得很詳細。為什麼他要焚身來供佛呢？因為他覺得這佛恩太高了、太深了、太大了，無法能以報答這個佛恩，所以他用自己這個身心性命，整個身體燒了來供佛。那麼燒了有多長的時間呢？這個時間可就非常之長了，我都數不過來那麼多的時間了。

所以在天臺智者大師看這部《妙法蓮華經》，讀到藥王菩薩這一品的時候，讀到「是真精進，是真法供養。」這是真正地用出真心來為佛法，來供養佛，讀到這個地方的時候，智者大師就入定了。在定中看見靈山一會，儼然未散，看見釋迦牟尼佛仍然在那兒說法，轉大法輪，教化眾生。於是乎他就得到這個法華的三昧，入了法華三昧，而得到這個一旋陀羅尼。得到這種境界，到出定的時候，他智慧就大開，所以就建立天臺宗，作為天臺宗的初祖。

藥王菩薩焚身供佛，這種的功德是不可思議的，這才是真正的精進。不是像我們人，拔一根汗毛也捨不得，所謂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為也。」拔去一根毫毛，要是對天下人都有利益，他也不幹的。這是什麼呢？這是只知自利，而不知道利他，所以這就談不到精進了。

那麼又講這個「禪定」，這禪定有四禪八定，在《楞嚴經》上又講有九次第定，等講到正文的時候，這些個道理都會說的，現在不說那麼長。

弟子：四禪八定？

上人：四禪八定，有四種禪：初禪天、二禪天、三禪天、四禪天。你到這初禪的境界，你這個脈搏就停止了；到二禪的程度上，你這個氣息就停止了，鼻孔也沒有呼吸氣了。那是不是死了呢？不是死，這是一種境界。等到三禪，你這個識也斷了，

念頭也斷了。到初禪，這初生喜樂地，得到一種歡喜的境界，脈停止了，但是自己覺得非常之歡喜，這叫初生喜樂地。又有定生喜樂地，在初禪定力還不堅固，等到二禪，就定生喜樂地，這個定就比初禪堅固了，所以氣也停了，這呼吸氣都斷了；外邊的呼吸氣斷了，內裏邊的呼吸氣它活起來了，生起來了。我們人都是外邊呼吸氣，內不能呼吸，你若裏邊的呼吸氣會呼吸了，那個人就不會死的，就你願意活多少年都可以的。可是你活得時間久，那變成一個守屍鬼，也沒有用的。守屍鬼，你就看著這個臭皮囊，那是沒有用的。這是二禪。

三禪叫離喜妙樂地，這個喜也離開了，一般修行的人，他說 happy，就是歡喜，很歡喜的。這三禪叫離喜妙樂地，這種快樂是非常地妙的。離喜，離開那歡喜了，得到妙樂這種的境界。第四禪叫捨念清淨地，把念頭、識，這種種都離開了，都放下了，這叫捨念清淨地。入四禪天這種的定，這才是在修道裏邊好像走了一步似的。你不要以為證了四禪就不得了了，這還是初步呢！向佛的果位上走的第一步，這還不是證得阿羅漢果。這個時候，天上人間的事情，你都可以知道了；但是知道，還不要著住到這個境界上。這是四禪，那麼八定說起來太長了，現在不講。

第六種波羅蜜，就是般若波羅蜜。「般若」是印度語，翻譯到中文叫智慧。這個智慧，一般人都以為世間人聰明就是智慧，不是的。聰明是世間智，智慧是出世間智。世間智，好像一般的科學、哲學、聲、光、電、化，所有這些科學發明出來的，都是叫世間的智慧，不是出世的智慧。現在這種智慧是出世的智慧，什麼叫出世？就是成佛的智慧。成佛的智慧也不是一種，有多少種呢？有三種。為什麼這「般若」沒有把它翻譯過來？因為有三種的關係。這是五不翻之中的「多含不翻」，它含多重的意思，所以就不翻譯它。這三種般若是什麼呢？

第一種是文字般若，就是所有一切經典都屬於文字般若。第二是觀照般若，就是讓你這觀照的智慧，迴光返照，反聞聞自性，能以迴光返照。你眼睛本來是往外看的，這回不向外看，你看你裏邊，這叫迴光返照——返回來，照你自己。你能以迴光返照，這叫觀照般若；觀就是觀察，照就是光明普照。那麼你以觀察這種的光明智慧，來照破自己裏邊的黑暗，就是把自己裏邊照得乾淨了，照得非常清淨，沒有污濁邈邈那些個垃圾，所以這也就是一種觀照的智慧。

還有一種是最妙的、最不可思議的般若，是什麼呢？是實相般若。什麼叫實相呢？這實相般若也就是我們本經所講的這個了義。這個了義也就是個實相，實相也就是個了義。你若不懂什麼叫實相，說：「這個名稱我很生疏的，我不知道它什麼解法？」就是了義，了義就是實相。實相是什麼呢？實相無相，沒有相，實相者無相也；可

是無所不相，你說它沒有相嗎？它什麼都相，所以這叫實相。

「實相者，無相也，無所不相也。」這種的境界，你若明白了，那你就是和佛做了鄰居了，離佛只有一步了。可是這種境界，說是很容易的，證得這種境界是不容易的。那麼不容易，我們也要去想辦法往那個路子上走。如果說不容易我就不去了，好像說：「我要到紐約去，這麼遠，搭飛機要很多錢，坐巴士也要很多錢，我不要去了。」你不要去，永遠都到不了紐約，紐約是個什麼樣子你不知道。成佛亦復如是，你想要成佛，但是因為這個路途太遙遠了，經過的時間又很長，你望洋興嘆，說：「哦！這個這麼樣困難，我不學佛法了，我找一點容易幹的事去做一做啦！」那你永遠都不會成佛的。你若不想成佛，那有什麼話講呢！那就隨便你了。你若想成佛的話，就要勉為其難，仁者先難而後獲，一定要經過一番的難，然後才能得到容易呢！中國有一句話說：

不受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？

「不受一番寒徹骨」，你若不受這一種凍，凍到骨頭裏邊去了。「怎得梅花撲鼻香」，中國有一種梅花，這梅花非常之香的，不像美國這種梅花，美國的梅花不香；中國的梅花，你若有一棵這梅花樹，離得一兩 miles（哩）遠，都可以聞得到這股香氣，非常之香。為什麼它那麼香呢？因為它受過凍，在冬天它開花，所以它就非常之香了。

方才所講這個實相般若，是不是有的人有，有的人就沒有呢？不是的。這每一個眾生都有這種般若，每一個眾生都有實相的智慧。可是也就像本經這個密因似的，他沒有把它顯現出來；自己本有的家珍，他不知道，所以就做了一個窮人。我們自性的般若，是本具的實相，而自己不瞭解，所以也就變成一個對於法上貧乏的人了。

在《金剛經》上說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所有一切有相的，都是假的。你若能以在這個有相上邊，知道它是無相的，那就是見到佛了。你明白這個法的本體，窮究到那個法的根源上了，所以你就等於見佛一樣了。你見到一切法的本源，就是見佛。所以這個般若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固有的智慧，我們把這個寶藏要打開，把這個智慧的藏要打開，才能顯現出來我們本來的面目。

這就好像什麼似的呢？在過去我們不知道有實相般若，就好像那個金礦裏邊有金子，可是沒有人知道這個金礦，那麼這雖然有金子，可是沒有人知道，它就現不出來啊！那麼有的人就知道這礦裏有金子。可是知道是知道，他不開採這個金礦，這還等於不知道是一樣的，也沒有得到這個金子。那麼必須怎麼樣呢？必須要開這個礦，用

一些個人工來採取這個金，才能變成精金，這個金才顯現出來。這也就是什麼呢？我們每個人都有這個金礦，可是不知道。這金礦是什麼呢？就是那個實相般若。

那麼我們現在聽經，知道這個實相般若了；知道可是知道了，我們還不利用這個實相般若，也不去發掘開採我們自己這個實相般若的礦，那你還等於不知道一樣的。那麼有的人就加功進步，發勇猛心去修行，開採自己自性裏頭這個實相的礦，把這礦一開開了，現出本有的佛性：「哦！我本來就是佛啊！」不錯了，一切人都說：「我本來是佛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。佛說我是佛，那我就是佛了，我也不用修了。」你不用修，就等於那個金礦，你知道那是有金礦，你不開採這個金礦，你說那個金子，你能不能得到呢？得不著的，所以還得修啊！這個六度是這樣子。

至於這個波羅蜜，什麼叫波羅蜜呢？波羅蜜就是究竟的一種成功的意思。這事情成功了，圓滿了，這就叫波羅蜜；你做什麼事情做成了，這就叫波羅蜜。你想要修佛，成佛了，這是波羅蜜了；你想要去讀大學，得到一個博士的學位，你得著了，這也是波羅蜜了；你肚子餓了，說我想要吃飯，吃飽了，就是波羅蜜；你想要睡覺，你躺那兒就睡著了，這也是波羅蜜；所以這都是波羅蜜。忍辱也是波羅蜜，精進也是波羅蜜，禪定也是波羅蜜，布施、持戒都是波羅蜜。什麼事情你做成了，圓滿了，這都叫波羅蜜了。印度話叫波羅蜜，中國有那種果叫波羅蜜，是甜的。我們什麼事情做圓滿了，得到那個甜的果了，這都叫波羅蜜，就是得到那個圓滿的地方，叫波羅蜜。這六度波羅蜜，是菩薩所修的。

那麼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學這個菩薩發心，行菩薩行，做菩薩事，那你就是一個初發心的菩薩。菩薩他不是自私的，說：「哦！只可以我做菩薩，你不能做菩薩。你啊！不能和我比。」不是的。不但我們可以做菩薩，而且還可以做佛，人人都可以做佛的。我相信現在在座每一個人，都知道自己可以成佛的，尤其有一些個對於佛學研究很多年的，更知道這個道理了，所以我也不多說。

「菩薩萬行首楞嚴」，現在講這個「首楞嚴」。首就是第一的意思，就是頭一件事。頭一件事是什麼呢？是楞嚴。這個「楞嚴」也是印度話，翻到中文，就叫「一切事究竟堅固」。什麼叫一切事？這所謂一切事，就是不論什麼事都包括在內，所有的山河大地，房廊屋舍，所有的人物，胎卵溼化，這些個種種問題，種種的道理，這都叫一切事。

這一切事能徹底堅固了，徹底什麼堅固了？得到這個定的本體了，得到這個密因的定；得到這個密因的定，才能證得了義的這種果；證得了義這種的程度了，你再修菩薩六度萬行，這就得到這個大行；得到大行，然後再成就了一切事究竟堅固這種

的定果，這是一個大果。所以這大佛頂，就是大因、大義、大行、大果。得到這四種的大的妙處，所以又可以說是妙因，又可以說是妙義，又可以說是妙行，又可以說是妙果。這四種因為都得到這個「妙」字了，「妙」字還不能完全代表這四種的意思，所以就用一個「大」字。

一切事究竟堅固，這是什麼呢？這就是個「定」。這個「定」就異乎「不定」，和不定就兩樣了。什麼叫不定呢？好像我們想做一件事情，猶疑不定，想要往南走，這個腿不聽話，就向北走；想要往好了做，也是做不得主，又去做壞了，所以這叫不定，猶疑不定。就好像一個人做事情沒有恆心，這就不堅固。恆心就是恆常不變的這種心。所以我們現在來學習這《楞嚴經》，每一個人都應該具有「堅、誠、恆」這三個字。堅，就是堅固心，永遠也不變的：「我這回學《楞嚴經》，無論如何也把這道理要學明白了為止。」不能中途打退堂鼓，不能中道自畫，學了一半，就說：「我學這麼多天也不明白。啊！這個非常難了，不學囉！」這叫「半途而廢」，這是不堅固了。

誠，要誠誠懇懇的，我念茲在茲的，一天我學習經典，我就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。我發憤來學這個經典，我一定要把它學明白了。我躺在枕頭上睡不著覺，這個時候我不打其他的妄想，我想一想，我聽經聽的是什麼道理？我現在對這個所聽的，自己有什麼意見？有這一種誠心。這個誠，就是不移動這個樣子，誠誠懇懇地來學習這個經典。

恆，又要有恆遠心，不是說我學了三天或者兩天半，就退學了：「這個太難了！佛法簡直地乾燥無味，我學來學去也覺得沒有什麼興趣，我還是到花園裏去玩玩哪，或者我到某一個地方去玩一玩，這個是好的。研究這一些個問題都不實用，現在這個科學世界，還研究這些個老古董，真是沒有意思。」於是乎，就逃之夭夭了，跑了，這就叫沒有恆心。沒有恆心就不是究竟堅固；你有恆心就是究竟堅固，你有誠心也是究竟堅固，你有堅固心更是究竟堅固，這就是有定力了，不為一切的環境所轉變，這就叫定力。

這部經的題目大概的意思是這個樣子。這十九個字是本經的題，那麼下面再單單解釋這一個「經」字。

談到這個「經」字。經，印度話叫「修多羅」，修多羅大約就是 sutra，那麼中文叫「契經」，契就是契合。怎麼叫契合呢？說是這個經典上契諸佛的理，下契眾生的機，這叫契理、契機，這叫經。那麼經有四種的意思，我以前講經已經講過了，有人沒有聽過的，現在再把它重複一下。這個經是什麼意思呢？經者徑也，就是一個

道路，一個徑路。什麼徑路呢？所有的經可以由凡夫而達到佛的果位，達到聖人的果位，所以走這條路就叫經，是一個徑路。那麼這個經，又有「貫、攝、常、法」這四個意思。

什麼叫「貫」呢？就是貫穿起來。貫穿起來什麼呢？貫串所說義，這佛所說的義，就像用一條繩把它穿起來，這麼成了一串，就貫串起來，這是貫。「攝」，攝持所化的機，什麼叫機呢？就是對這一切眾生，見著什麼眾生就說什麼法，說什麼法就度什麼眾生，所謂「因人施教，是因病下藥。」因為這個人，就來給他說這個法，這叫因人施教。因病下藥，看每一個眾生有什麼毛病，就給他一副什麼藥吃。這叫觀機逗教，因人說法，那麼這種都叫攝持所化機。什麼叫「常」呢？古今不變曰常。從古到現在也不變，一字也不去，一字也不添，因為它沒有變更，所以叫一個經，叫一個常，這恆常不變的。那麼「法」呢？就是三世同遵曰法。三世是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，這三世的眾生都應該遵從這個法而修道，而成佛，而教化眾生，都應該依照這個方法去做去。具足貫、攝、常、法這四種的意思，所以叫做經。

這個經就好像一塊吸鐵石似的，我們眾生就好像是一塊鐵似的。我們這個鐵有了吸鐵石，就會被這個吸鐵石吸上去了。所以方才這個「攝」字，也就是這個樣子，攝持所化之機。佛法就猶如一塊吸鐵石，眾生就好像一塊鐵，用吸鐵石把這個鐵一吸，就都吸到這個吸鐵石上了。所以現在這部《楞嚴經》一講，這是楞嚴吸鐵石。為什麼叫堅固呢？那吸鐵石也是堅固的，可是這個楞嚴比那吸鐵石還堅固，要是把這個眾生吸上，絕對不會再墮落的，不會再去下地獄，轉餓鬼，變畜生，不會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吸住了；吸住了，想要跑也跑不了了，想要掉也掉不下去了，你說就這麼妙！所以這回來聽經的人哪，不來聽經就不要講了，一來聽經就被吸住了。吸得聽完了這一段，又要聽那一段：「啊！真有點意思，是有點甜味的，這個味道是很甜的。」那麼經的意思，大約是這樣的。

那麼全部大藏經分成十二部，也可以說十二類，也可以說是十二門，也可說是十二種，總而言之，這有十二部。這些部都是什麼呢？有長行部，有重誦部。什麼叫長行部呢？就是在這個經裏邊，有這一行一行的，很長的，這叫長行部。什麼叫重誦部？重誦是重複地再把這個長行的意思，重複說一遍，這叫重誦偈。長行是一部，重誦是一部，這是兩部了，還有授記也是一部。什麼叫授記呢？在這個經典上有釋迦牟尼佛為某一個菩薩授記，說是汝於某某劫應該成佛，你的名字叫什麼，你的壽命有多長，你教化的眾生有多少，你在什麼國土裏頭，都預先告訴他，這叫授記，授一個記別號。好像釋迦牟尼佛就是燃燈佛給他授的記，所以這叫授記。

釋迦佛在因地的時候，行菩薩道、求佛法的時候，你猜他這個誠心是怎麼樣誠法？

他行菩薩道，布髮掩泥。怎麼叫布髮掩泥呢？他看見這燃燈佛從那邊走過來了，燃燈佛當時也就是個和尚，不過他已經成佛了，但是釋迦牟尼佛不一定知道他成佛。可是釋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時候，他因為恭敬三寶，所以他就行種種的苦行。那麼他行到路上，看見從那邊來一個和尚，走這條路。那麼這條路怎麼樣呢？非常地泥濘，有很多水。於是乎釋迦牟尼佛，你猜他怎麼樣呀？

他說：「哦！這兒這麼多水，這個老比丘過來，不把他的身、腳都給溼了嗎！」於是乎，他就躺到水裏，叫這個老和尚踩著他的身體過去，他拿身體把這個水給墊過去。那麼，總有一個地方有這個稀泥，他恐怕這個老和尚腳踩到泥裏去了，於是乎又把頭髮打開來，鋪到這個泥上邊，令這個老和尚走過去。這個老和尚，誰不知就是燃燈佛。燃燈佛一看他這樣誠心來供養，就歡喜了，說：「如是，如是！」你如是，我也如是，說：「是這個樣子，就是這個樣子。」

你們不是說就是這個樣子。你看燃燈佛給釋迦牟尼佛授記，也就說：「就是這個樣子，就是那個樣子；你也是這個樣子，我也是這個樣子，啊！就是這個樣子。」什麼樣子呢？就是行菩薩道這個樣子。說是：「你現在供養我，躺到泥裏，叫我過去。我過去也是這樣子來著，我也行這個菩薩道來著。」說：「你對啦！」那麼燃燈佛就給他授記了，說是：「汝於來世，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。」你那佛的名號，就叫釋迦牟尼佛，就給他授記了。所以今生釋迦牟尼佛就成佛了，這是燃燈古佛給他授的記。為什麼給他授記呢？也就因為他那種誠心，把燃燈佛給感動了，於是乎，就不管閒事也要管了，說是：「你在來生，就該成佛了。」給他授了記別號。

因緣，有種種的因緣而說種種的法，這是第四部。第五部是比喻，以某一個東西比喻某一件事，用一種比喻來顯明佛法的這種妙處，這是一部。又有本事，就是釋迦牟尼佛或者說他前生的事情，或者說某一位菩薩前生的事情，這叫本事。本生，這也是一部，就是或者說釋迦牟尼佛今生的事情，或者說某一位菩薩今生的事情，今生的這種經過，這叫本生。又有方廣，方是四方，廣是寬廣，所說這個法是極廣大、盡精微。又有未曾有，從來就沒有說過的，現在才說。又有不問自說，就是沒有人請問，佛自己放光動地說出這個法，這叫不問自說。所以才說

長行重誦並授記，孤起無問而自說；

怎麼叫孤起呢？孤起是在某一部經裏頭，它和前面的意思不相連，和後面的意思也沒有什麼關係，孤孤獨獨地在這個地方就生出來這麼幾句偈頌，這叫孤起頌，孤起的偈頌，所以說「孤起無問而自說」。

因緣比喻及本事，本生方廣未曾有；

還有一部是什麼呢？論議，就是講一些個論議的，這也是一部。

論議共成十二名，廣入大論三十三。

這成十二種的種類。如果你想詳細知道，你就要到〈大智度論〉上去詳細研究，所以才說「廣入大論三十三」，這是〈大智度論〉上說這十二部經的名字。這十二部經是不是就這十二部呢？這是每一部經裏邊都有十二部，每一部經裏邊都具足十二部這個意思，並不是說單單就十二部。在每一部經裏邊都有這十二類的種類，所以叫十二部經。

上來文當十門分別，這是第二門。第一門是總釋名題，第二門就是教起因緣，教起的因緣。什麼叫教？聖人被下之言叫教。怎麼叫聖人被下之言呢？就是佛菩薩所說教化眾生的言語，這就叫做「教」。怎麼樣有了教呢？要有一種因緣，這種因緣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是從眾生這兒來的。如果沒有眾生，就沒有佛；沒有佛，也沒有教，所以這個教是為眾生而設的教，這個因緣就是因為要令眾生了生脫死，所以就應該有「教」。

怎麼樣令眾生了生脫死呢？釋迦牟尼佛他就為了令我們眾生了生脫死，而出現於世的，所以在《法華經》上說：「佛為一大事因緣，出現於世。」什麼叫大事？這個大事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生死的問題。生，怎麼生的？死，又怎麼死法？你不明白才有生死；你若明白了，就沒有生死了。釋迦牟尼佛到這個世界來，就是想要令眾生明白怎麼樣生的？和怎麼樣死法？生從何而來？死從何去？生在什麼地方來的？死又到什麼地方去？

我們到這個世界來，這有生命的時候，就為眾生奔奔波波。怎麼叫奔奔波波呢？就是很辛苦的，很忙的。為什麼呢？說我想法子要找一個地方住，這為著住的地方要忙；又想法子買件衣服，為這個身體來遮寒，這也要忙；又要想法子醫治這個肚皮，叫它不要餓了，這也要忙。普通人不都這麼講？說為兩餐，就要做工。問：「你為什麼要做工呢？」「啊，想搵兩餐。」這是中國人的思想——要搵兩餐。我們無論中國人、外國人，都是為這個衣食住的問題要忙忙碌碌的。為什麼他為這個忙呢？如果他不為這個忙，就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了，所以要為衣食住而忙。

那麼沒有人為生死而忙，他就不想一想：為什麼我就到這個世界來了？我怎麼樣來的？我從什麼地方來的？你見到人了，都問一問：「你從哪裏來的呀？到這兒來有

好久（多久）啦？」你看我們每一個人，不問問自己是從哪裏來的？把自己來的地方都忘了。那麼來的地方忘了，去的地方他記得沒記得？也忘了。等到死的時候，我將來死到什麼地方去呢？也不記得研究這個問題。釋迦牟尼佛就因為人把這個生死問題都忘了，所以他到這個世界上來，就提醒我們要研究這生死的問題。《法華經》上所說的，為這一大事因緣，佛才出現於世。那麼出現於世了，他令一切眾生開佛知見、示佛知見、悟佛知見、入佛知見，這叫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。

怎麼叫開佛知見呢？這一切眾生本來有佛的知見，本來他的智慧和佛是一樣的，不過就像前面我講那個金礦似的，在那個礦裏邊，沒有開採那個礦，所以你自己本有的佛性就沒有顯現出來。你現在知道自己本有佛性，你能以依法去修行，能以採這個礦，把這礦採出來，變了精金。精金裏邊是沒有渣滓的，才是精金呢！你有一點渣滓，有一點塵土在裏邊摻雜著，那不是精金的。所以，我們自己本有的佛性在什麼地方呢？我們本有的智慧都在什麼地方呢？你想知道？我現在告訴你，本有的佛性就在我們每一個人這個煩惱裏邊。每一個人都有煩惱，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佛性的，不過這個佛性你沒有把它顯現出來，就變成了煩惱。

這又有一個比喻，什麼比喻呢？我們的煩惱就比方這個冰，就是 ice。我們的佛性就比方這個水。水都有溼性，冰裏邊也有溼性；水就是智慧，冰就是煩惱，智慧和煩惱裏邊就包藏著佛性。佛性是什麼呢？就是水的一種溼性。你不能說這個冰沒有溼性，你也不能說水沒有溼性，這水和冰是同樣具足溼性的。可是在冰來講，它就會害人；在水來講，就不會害人。

說是：「法師你講這個，也有道理，可是我認為也沒有道理，怎麼呢？這個冰害人，我知道了，你常常講用這一塊冰如果打人，就可以把人打死，這是對人有害了。但是你要打，他這個人才能死。」怎麼叫打人呢？就是你生煩惱了；生煩惱，那就等於打人一樣。那麼這一碗水沒有變成冰的時候，你就潑到人身上，一點都不痛的；若變成冰了，你打到人頭上，就可以把人這個頭給打壞了，甚至於打死。這個道理是很淺顯的。

那麼有智慧的人，你就是鬧人——鬧人就是罵人，就是呵斥人，對這個人說：「啊！你不要這麼做！」有智慧的人，他一說出來話，那個聲音令人就聽得很歡喜的。這就好像用水潑到人身上，他不覺得痛。你要是有煩惱，你用煩惱來鬧人：「哦！你這個無明大得不得了。」你一講人，把那個人的煩惱也引出來了，甚至於兩個人就打起來了。這一打起來，一定就有損傷了。這是冰和水的問題，就是煩惱和智慧的問題。

那麼在這個冰和水裏邊，都有一種溼性的，這溼性就譬如佛性。我們每一個人，能把我們的煩惱變成智慧，這就是返本還原了。那個水本來不是冰來著，你也不能說冰不是水，那個冰是由水變成的；你也不能說水不是冰，那個水也可以化冰。所以我們人，你不能說眾生就不是佛，你也不能說佛不是眾生，佛是眾生的佛，眾生是佛的眾生。我們能明白這個道理了，也就好像那個冰就是水，水就是冰，可是就是一轉變。你若不轉變，就有害處；你一轉變，對人就有益處了。

說是：「你說水對人沒有害處，水大了，一樣把人淹死。」你說得很對的，但是我這個比喻，並不是說那個水大，就比方這水少，我現在拿少的水來比喻。你要用這種不合道理的問答來講，那多得很呢！沒有完的。所以現在你要取這個意思，而不要發生一種障礙：「啊！你說水不會害人？水大就把人淹死了。這個道理我不相信的。」你若實在不相信，我講什麼你都不會相信的；你若相信，我講雞蛋是樹上結的，你都會相信的，那你就會有智慧了。你若沒有這樣的信心，你始終不會生出真正的智慧的，真正智慧也就是從真正愚癡那兒來的。

所以冰變成水，有智慧了；水變成冰，就是愚癡了。煩惱也就是愚癡，為什麼生煩惱？因為你不明白；你若明白了，哪有煩惱呢？你是透明體的，根本就沒有煩惱了。所以我講經是講的這個「理」，你不要弄到「事」上去。講這個道理，你不要把它用這個事來評論這個理，事和理是不同的。所以你要慢慢聽，聽多了，你就知道我講的是對的；你聽得少，啊！格格不相入：「講的什麼？我也不明白。」你根本沒聽過，你怎麼會明白呢？你若沒有聽過就明白，那你的智慧可是不得了了！就因為你在過去生中或者聽過，今生這是頭一次；頭一次就覺得它總有一點發「生」。好像你見這個人，頭一次見面：「啊！這個人我認識？不認識？我沒見過？見過？」你不知道。等你見多幾次了，「喔！我認識這個人了。」所以這也是這個樣子。

那麼你明白你自性裏邊就是佛性，你能以把這個煩惱變成菩提，菩提就是一個覺悟的道理。你覺悟了什麼？覺悟一切都不要執著了。你有所執著，就不會覺悟；你沒有執著了，什麼事情也沒有執著了。好像我，我可沒有覺悟，但是我沒有執著了。說：「你沒有執著，你也沒有覺悟，那我們也是一樣啊！」你和我不一樣的，你要是沒有執著了，就會覺悟的。因為什麼呢？因為我不願意覺悟，我願意和眾生在一起，你不像我這樣的心。我捨不得眾生，我看哪一個人都好，所以我就不願意覺悟。我告訴你這個方法，你去覺悟去，這我告訴你，正是我菩薩發心。菩薩發心是願意人家好，自己沒有問題。

所以我對人常常講，我說你們如果統統都成佛了，我就下地獄去受無量諸苦，我也願意的。所以現在我告訴你們這個方法，好像有好東西吃，我要給人家吃，我自己

吃少少的，試一試滋味就可以了。那麼我現在對覺悟這個滋味，已經嚐到少少的，所以我願意給你們大家來吃這個覺悟的滋味。覺悟的滋味就要你們把煩惱斷了，沒有煩惱，沒有無明了；沒有無明就生出智慧了，就得到解脫了，所以這叫開佛的知見。

你把這個佛的知見開開了，開那個礦，又要示佛知見。示就是指示，你光開開了，還得要用一番的功，怎麼樣用功呢？就好像你要開這礦，要有工人去工作。怎麼樣工作呢？你先把這個土刨開它，然後一點一點在這沙裏澄金，在沙裏邊一點一點把這個金淘出來。所以指示眾生怎麼樣能以得到真正的精金，這就是示佛知見，指示你佛的知見。

然後又要悟佛知見，指示了，你自己要修行，要用功，所以我們現在天天要打坐，要坐禪。這一坐禪，你豁然貫通了，有一天，或者有一個時候，你豁然間就開悟了。開什麼悟呢？你說：「哦！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！原來就是這樣子。」真正了解了，真正了解人的問題了，人生的問題你明白了，這就是悟佛知見。

悟佛的知見，不是我們眾生的知見了。我們現在眾生的這個知見，哦！一天到晚盡打妄想，盡生一種執著心。誰對我有一點不好了，就生了煩惱了：「哦！他對我不好啊！」他怎麼樣對你不好了？你對人家若好，怎麼會有人對你不好呢？你明白這個道理，就沒有人會對你不好了。不是人家對我不好，還是我對人家沒有好啊！我對人家若好，怎麼會人家對我不好呢？一個巴掌拍不響的。你一個巴掌有沒有聲？沒有聲；你兩個巴掌，啪！這就有了聲了。

所以你若真對人好，人就沒有對你不好的。好像人人對佛都要拜佛，向佛叩頭，恭恭敬敬的，對佛這麼恭敬，為什麼呢？就因為佛真好了，所以就沒有人對佛不好的。說是：「這我也不相信，有的人也毀謗佛，說佛不好。」有的人毀謗佛，這個是根本就不能拿他當人了。毀謗佛這個人都是什麼呢？他不懂人的道理，所以才謗佛、謗法、謗僧。他說佛怎麼不對，根本他人生的問題沒有明白，所以他就謗佛、謗法、謗僧；要是明白這個道理，他就不會生一種謗毀心了。所以這叫悟佛的知見。

悟佛的知見，又要入佛的知見。怎麼樣入佛的知見呢？這你就要用功。明白了，然後用功，迴光返照，你那個光照到你的心裏去了；你心裏開了真正智慧了，這就叫「入」，入佛的知見，就和佛的知見一樣，無二無別了。這叫開示悟入佛的知見。

那麼這是按著佛說法四十九年，談經三百餘會，為眾生而說法，教化眾生，約著佛所說法，一代時教大概而說的。若按著本經，就是這一部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

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的因緣來講，有六種。這六種的因緣：

第一是「恃多聞，忽定力」。恃就是有一種仗恃，有所仗恃，仗恃什麼呢？仗恃多聞。怎麼叫多聞呢？多聞就是讀書讀得也多，知道事情也多。好像阿難就是有多聞的這種能力，佛所說的法，他跟著佛這幾十年，每一個法會所說的法，他都能記住，一聽見之後，就永遠不忘的，他那個記憶力是非常之好的，這就叫多聞。又所謂「博聞強記」，博就是廣博的博；強記，勉強地記住了。阿難所記的不需要勉強，他自自然然就記住了。你如果博聞，就是看的書很多很多的；強記，你用一點心力把書上所說的道理都記住了，這叫博聞強記。

那麼記的道理多了，他就有所仗恃，就有所恃了。什麼叫所恃呢？就是「你看我，哼！比你們知道的東西都多。」這就是仗恃。「我啊！學的東西也多，科學、哲學、文學，所有的這些個博士，我都得到了。啊！你看我！有一百多個博士在我一個人身上。」你看！他就有了仗恃了，這就叫「恃多聞」。

「忽定力」，忽就是忽略了，不注意了，就是認為這個事情不重要了。什麼事情不重要呢？定力。他認為這個定力：「那不要緊的，沒有關係。哦！我知道的東西多了，我有智慧就得了，定力那沒有關係。由定發慧，我已經有了慧了。」所以他把定力就忘了，好像阿難似的。這個經就是為阿難說的，怎麼為阿難說的呢？就是說的阿難沒有定力。為什麼他沒有定力呢？他就在平時不用功，平時專門去寫字、看書、讀書，他不打坐、不參禪、不坐禪。人家去坐禪，或者他就去看書去，就這樣子，他忽略這個定力了。

我們現在這個暑假班，這才是妙不可言呢！又打坐，又聽經。打坐就是實行；聽經這就是解，就是要明白，這是解行並進，行解相應。明白了，然後就去做去，去修行用功，用功就會開悟的。我希望在這一個暑假班的期間，最低限度也要有十個以上開悟，才可以的，那才滿我的願了。如果有一個、兩個，我覺得我這個時間的代價還不夠，所以我希望你們每一個人都要鄭重其事的，要把這個功夫抓住了，也不要恃多聞，也不要忽定力。我們這既重定力，又重多聞；多聞我們也學，定力我們也學，這是雙管其下，我們用這個功，用雙料的，雙料地用功，這種的境界是不思議的一種殊勝的境界。

所以難遭難遇這一個法會，你們每一個人如果開了悟了，才不白辛苦一場，你們也沒有白辛苦，我也沒有白辛苦，我們都覺得皆大歡喜。所以我叫你們每一個人，天天要寫出你們的 summary（摘要）給我。你坐禪有什麼感覺，有一種什麼境界，也寫出來告訴我；你聽經覺得有什麼感想，也寫出來告訴我，並且所聽的道理都要把

它記錄下來，這樣子這個法會是非常稀有的。我們能在這個末法時代，這麼樣勇猛精進——這就是精進哪，一早起這麼早起身，晚間這麼晚睡覺，這就是精進來學習佛法。這就是既不恃多聞，又不忽定力；這也學多聞，也修定力，這是難得的一個機會。

這一部經，就是為阿難而說〈楞嚴咒〉，去救阿難的。為什麼救阿難呢？就因為阿難他一向就專注重學習文字般若，而不修習實相的般若。他注重文字般若，以為就可以成佛，可以開悟了。他又有一種仗恃，仗恃什麼呢？他想他是佛的一個堂兄弟，佛既然成佛了，那麼一定會幫他忙的，令他也就成佛了，所以他修不修都沒有什麼問題。他有這種的思想，所以對定力就忽略了，就不打坐，也不參禪，不用功，專門習學這個文字的般若。這樣子一來，他把光陰就過了很多。

有一天——這經文上會講——他就自己一個人跑出去乞食。乞食，就是拿著一個鉢到每一家去化緣，去要飯回來好吃。那麼他一個人出去，就碰到一個摩登伽女。這摩登伽女，現在差不離地說：「啊！那個人真摩登啊！」摩登大約就是從這兒來的。這個摩登伽女的母親是一個黃髮外道，她修持外道法。這種外道也有他的咒術，有他這種法力，他這法力也很靈的。於是乎這個摩登伽女一看見阿難，這個阿難相貌生得特別圓滿，特別好，特別美麗，那麼她就歡喜阿難。但是歡喜阿難，她沒有辦法得到阿難，於是乎就回去和她母親講，說：「妳啊！一定要把阿難給我拿來，和我結婚；如果你不把阿難給我叫來的話，我就要死的，不活了。」

她母親最愛惜這個女，所以就用先梵天咒，用一種外道的咒術，一念這個咒，這個咒的力量把阿難就給迷住了。怎麼叫迷住呢？阿難就不由自主了，沒有一種定力的關係，所以就不能自主了，就跟著她這個咒，跑到她家裏去，就要破戒了。這他是破什麼戒呢？破這個淫戒。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這五戒，他將要破這個淫戒了。

將要破的時候，這時候佛知道了。我相信這時候佛也就因為和阿難是堂兄弟的關係，一看自己的兄弟有難了，所以就趕快說這個〈楞嚴咒〉。說〈楞嚴咒〉就破黃髮外道這個先梵天咒，以這個咒力來把阿難這種迷惘給醒過來了。阿難也好像喝醉酒了，又好像吃麻藥了，什麼也都不知道了。這回一念這個咒，阿難就明白過來了。明白一看，自己怎麼跑到這個地方來了？於是乎阿難就回來了，回來了向佛就痛哭流涕，說：「我啊！一向多聞，未全道力啊！」一向，我從來就是歡喜這個多聞，我所以未全道力。道力就是定力，我沒有定力，請佛你告訴我十方諸佛怎麼樣修行的，才能得到這個定力？所以這部經的因緣，就是阿難先恃多聞，而忽定力；那麼現在佛就破他這種的迷，把阿難救回來了，然後說這《楞嚴經》。阿難由這一次才發心修

行，所以這第一「恃多聞，忽定力」，這是一種因緣。

第二是「警狂慧，護邪思」。警就是警戒、警告。警告什麼呢？警告這有狂慧的人。怎麼叫狂慧呢？這人生來很聰明的，有天聰。有天聰可是有天聰，但是他不務正途，專門去想那些個不正當的事情，他以他這種的智慧去做害人的事情，這叫邪思。他有邪思，他還掩護他這個邪思，還要護短，他認為他這種邪的思想是正確的。所以這部經是警告有狂慧這種人，他護持自己這個不正當的思想。護邪思，就是這個有狂慧的人他護短，他這個邪思，他自己認為不是邪思，說：「我是正當的。」這世界有很多人，聰明就很聰明，但是聰明反被聰明誤，聰明就盡做一些糊塗事。講到這兒想起來幾句格言，這格言說的：

聰明乃是陰鷲助，陰鷲引入聰明路；

不行陰鷲使聰明，聰明反被聰明誤。

「聰明乃是陰鷲助」，為什麼有聰明呢？因為你這聰明的人在前生有德行，所以今生就聰明。或者在前生你讀的書多，或者念的佛經多，今生就聰明了。可是「陰鷲引入聰明路」，你為什麼有聰明呢？就因為你做過很多的好事，很多的善事。什麼叫陰鷲呢？陰鷲就是人所看不見的這個好事，你做出來的好事，還沒有人知道。不是說，啊！我做一件什麼好事，就要鳴鑼擊鼓，又登報紙，或者在廣播電臺去廣播，在這個 radio（收音機）也發表，甚至於在傳真上，也去表演一下，說：「啊！某某人哪，現在做了好事了！」這個不叫陰鷲，這個只可以說做了好事。陰鷲是人所不知道的，你做了好事還沒有人知道，這才是真正的善事，所謂：

善欲人見不是真善；

惡恐人知便是大惡。

「善欲人見不是真善」，你做善事、做好事，你歡喜人知道，說：「喔！我現在歡喜對大家發表，某某人做了好事了。」這不是真善，為什麼呢？這是個名，你貪這個善的名，不是真正想做這個善，所以說「善欲人見不是真善」，這不是真善的。

「惡恐人知便是大惡」，你做的惡事你怕人知道，這是一個最大的惡。你怕人知道，這是「惡恐人知便是大惡」。

那麼說「陰鷲引入聰明路」，你「不行陰鷲使聰明」，現在因為你聰明，你不用陰鷲，你不做好事、不做善事了；使聰明，專門就用你這個小聰明，小智小慧，這不是真聰明，這是小智小慧，他才把這個本忘了。「聰明反被聰明誤」，你這樣子一

來，怎麼樣呀？正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。

好像中國有一個曹操，這個曹操他何嘗不聰明呢？在中國三國時代有個曹操，聽說過沒有啊？這個曹操有鬼那麼奸，「曹公奸似鬼」，他像鬼那麼奸。鬼奸到什麼程度呢？你看那鬼，盡在晚間出現，白天他不出來。「堯帝智如神」，中國有帝堯，帝堯那個智慧就像神仙似的。所以在你們美國，有的人說那個人有智慧就是神仙了。Joe Miller 常常對大家講，說是：這個 Abbot（方丈）就是 God（神），就是神仙。其實我不願意做神仙，這個神仙沒有什麼大意思。他以為這樣子是來讚歎我，我認為這樣是毀謗我。因為這個神，你不要把他看得太高了，在佛教裏頭，很小的才是神，他是護法神。那麼天上的神都要擁護三寶，都要護持佛，護持法，護持僧的，他只可以做佛教一個護法。

「善欲人見不是真善，惡恐人知便是大惡」，可是大惡者回頭，就是大善；你大善士若墮落，大惡一般。你做大惡的人知道覺悟了，說：「我現在要改惡向善了。」這是個大善人。為什麼呢？他能勇猛改過，勇於改過，這是大的善人。大善士若墮落，大惡一般，你平時做善事，做來做去，你覺得也沒有什麼感應：「啊！我做惡去了。」盡儘害人哪、欺騙人哪，做種種對人不利的東西，這是一個大惡。為什麼呢？你明知故犯！你明知道這個事情是不對的，為什麼你還要去去做去？所以這變成大惡了。

有狂慧的人就會做這個顛倒的事情，做這一種不正當的事情，但是他認為他還對的，甚至於他殺了人了，他說：「你說這個人，我若不殺他，或者他會殺人呢！所以我把他殺了，他就不殺人了嘛！」你說這個道理講得對不對？這個人根本就不會殺人的，他說我若殺了他，他才不會殺人的，所以我要把他殺了。這種的見解，這就叫狂，這就叫邪思。根本是他不滿意這個人，於是乎他把這個人就殺了；殺了，他犯法了，到那兒他用這個辯護律師，他說：「為什麼我殺他啊？我就怕他殺人哪！」好像現在殺羅勃·甘迺迪這個人說：「我為什麼打死他？我怕他做總統，把我們美國人都給殺了，所以我要殺了他。」你說這種思想是對、是不對？所以這就叫狂慧，本來他不對的，他講出來一個道理；講出個道理，這就叫邪思，這就叫「警狂慧，護邪思」。

這一句文你不要誤會了。警是警告這有狂慧這個人；護邪思，這個「護」不是說我幫助他這個邪思，我來擁護他這個邪思，我讚歎他這個邪思，不是的。這是說這個有狂慧的人，他自己掩護他這個邪思，自己給自己辯理，就是拿不是當理講。本來他不對的，他編出個理由來，結果你也沒辦法，法官一聽，他講得有道理啊！所以

他本來應該償命，結果把官司打贏了，這就叫有一種狂慧，護持他這個邪思。

這部經上就是警告這種人不要護他的邪思，要改過自新，不要以為自己是對的，這叫「警狂慧，護邪思」。好像世間有很多聰明人，他所做的事情都不正當，這都叫狂慧。所以這部經也就是糾正有狂慧這種人，走於正路，要回來到正思，正當的思想上，不要跑到那個邪的思想上。

第三是「指真心，顯根性」。這《楞嚴經》是直指人心、見性成佛的一部經。直指人的什麼心呢？直指人的真心。人的真心是什麼樣子呢？人的真心你看不見的。說是：「我有一個心，我看得見的。」你看得見你那個心，是什麼樣子啊？說是：「在我肚皮裏頭，像一個倒掛蓮花那個樣子，我知道我有這個心。」那個不是你的真心，那個只是你一個肉團心。這個肉團心，並不會有什麼作用，不過維持你這個生命生存而已，它並不是能支配你的，能令你真正知道一切的心。為什麼呢？如果這個心是你的真心，你人死了，這個心也不會沒有啊！這個人還在這個地方，這個心還在你這個肚裏頭，為什麼它就不能支配你了？這是很明顯的，這個肉團心不是你的真心。

那麼真心也就是你本有的佛性，所以顯出你的根性來。本有的佛性在什麼地方？本有的佛性就在你自己裏邊；不在外邊，也不在裏邊，也不在中間。你等到這經的正文上，就明白這種道理了，那裏說得很詳細。所以十番顯見，顯出這個見性，這個見性才是你的真心，這一部經的經文正是在講這個見性。所以這部經的因緣，也就是要指明我們每一個人的常住真心、性淨明體。常住真心，我們這個心是不去不來，不動不變的，它沒有變化的，所以這才是一個常住真心；性淨明體，那個本體它是沒有染污的。所以這是指示出來我們每一個人自己這本有的真心，而顯出這個根性，這是第三種的因緣。

現在文當第二，教起因緣。教起因緣裏邊又分出來六個科目，這六個科目，前三個已經略略解釋，現在文當**第四「示性定，勸實證」**。這修定的法門有很多種，就是外道，也有他的定，也是修定的。不過這個定裏邊，差之絲毫，就謬之千里，所以必須要修正定，而不要修邪定。外道、小乘所修的定，是一種邪定而不是正定。因為他不是正定，就是修到什麼時候也不能成聖果的。為什麼說他不能成聖果呢？因為他這個定不是「性定」，而是一種邪定。

什麼又叫性定呢？這個「性定」，我有這麼兩句話很重要的，你們每一個人應該把它寫下來。什麼話呢？說：

性定魔伏朝朝樂，妄念不起處處安。

為什麼我們人修行有魔障，有業障發現？就因為我們性還沒有定呢！性如果定了，什麼魔都會降伏了。你為什麼不能降伏這一切的魔呢？就因為你性沒有定，魔就不伏了。

講起魔，有好多種。在本經的文裏邊講，有五十種陰魔，其實這個魔，多得很！很多很多種；有天魔，有地魔，有人魔，有鬼魔，有妖魔。天魔是天上的這種魔王，他來惱亂你的禪定；地魔是在地上所居住的魔，他來惱亂；又有人魔，他也來惱亂你這個禪定；又有鬼魔，也來惱亂你的禪定；又有妖魔，說妖魔鬼怪，這種魔也來擾亂你的禪定。

為什麼這個魔他要擾亂你的禪定呢？因為我們每一個人在沒有成佛以前，沒有信佛以前，和所有的魔王是一家人，互為眷屬。你現在想要和他分家了，你要修禪定，了生死，脫輪迴，他對你因為有一種的愛念，愛惜你，他就捨不得叫你走，所以他來擾亂你的精神，擾亂你的禪定。所以你若沒有定力就會被這個魔境界轉了，就跟著魔去跑了；你若有定力，就不會跟著魔跑，你如如不動，了了常明。如如不動，這就是個定力；了了常明，這就是個慧力，這就是智慧力。你能有定慧的力量，所以什麼魔也都魔不動你；你若沒有定力，沒有慧力，就會跟著魔跑了。跑到什麼地方去呢？跑到魔的家鄉去，做魔子魔孫，輾轉不已，所以這是很危險的。

外道修習定力，他不知道這個性定，而從末梢上著手，在這個假軀殼上用功夫。頭一樣，他認他這個識——心意識做他的真心，他以為這個識就是心，所以就弄錯了。你就修道上有一點寂滅的境界，也都是不實在的；不實在，就好像用一塊石頭把那個草壓上，雖然暫時草不生出來，如果那個石頭一搬開，草還一樣生出來。他硬用一種強制的方法，令他這個妄想不起，就好像用一塊石頭來壓著這個草似的，不是徹底的辦法，所以就不能了生死。他沒有把那個妄想的根給截斷了，所以這生死就不能了。

在禪宗裏頭講，說：「念佛是誰？」參悟這個話頭。這個話頭就是掃一切法，離一切相，找這個「誰」字，這是徹底把這個妄想的根給刨出去了，所以你有一天就會豁然開悟，豁然貫通了。豁然開悟之後，你才知道你的鼻孔是衝上、還是衝下？現在你不知道你的鼻孔是衝上、是衝下；你如果知道鼻孔是衝上、衝下的，那就有了辦法了。

那麼鼻孔是衝上、衝下，這個問題要等到你開悟才能知道。可是在當時印度有一些

個外道，他不講開悟，他學什麼呢？學牛、學狗。為什麼學牛、學狗呢？因為這個外道有一回在定中，看見一條牛生天了，他說：「喔！這個牛都生天了，我要學牛那個樣子。」於是乎就學那個牛吃草，又學著牛睡覺，也在外邊那個牛棚裏住。在那兒住，當然也就學牛那種睡覺的樣子，睡不著，就修一點定，結果他也不成功，這也是一種邪定。

又有的外道，他或者做夢，夢見那狗生到天上去了，於是乎他說：「這狗的樣子可以生天，我要學那個狗吧！」於是乎他就學那個狗守門口，也學那狗吃東西，一切一切都模仿狗，學狗睡覺，學狗有時候的行動，這都是一種修外道法的。狗不吃的東西，他也不吃；牛不吃的東西，他也不吃，結果也不能成功。又有一個老修行是修外道法，修這個無想定。無想定，就什麼也不想，他以為人會打妄想，他就不打妄想，什麼也不想，就在這個地方修修修，修來修去，想生到無想天去。結果呢？生到無想天，然後也是一樣墮落的，那麼這都是邪定。

邪定就是專門修外道法，不徹底的這種法門，不是從根本上入手；你從自性上修自性，這是從根本上入手。你用這個妄想心來修佛法，那修來修去，好像你煮沙子想它成飯一樣，縱修塵劫，亦難脫出輪迴啊！你就是修塵沙那麼長的時間，那麼多的劫，也不能成佛的。所以修行一定要遇到真正的明師，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定力。那麼談到這個真正定力，你若想有真正的定力，一定還有魔的，方才不是說嗎？有種種的魔。那麼這都是外來的魔，還有自心魔，自心魔是最難降伏。從外邊來的魔容易降伏；從你自心裏生出來的魔，那是不容易降伏的；還有一種魔是最難降伏的，什麼魔呢？病魔。

我記得我在很年輕的時候學習佛法，自己以為自己不得了了，很自滿的，就說起狂話來了。說什麼狂話呢？我說一般人都是怕魔，我就是魔怕——魔他怕我，不是我怕魔。你說這話說得狂不狂？說魔他怕我。我說天魔、地魔、神魔、鬼魔、人魔，無論什麼魔，我也不怕的。說完了這話之後，你說怎麼樣？這魔就來了。你猜什麼魔來了？病魔來了。這病魔一來了，你說怎麼樣？這回我也怕魔了，不是魔怕我了，我怕這個魔，怕這個病魔了。因為這個病一來，行動也不自由了，好像披枷戴鎖似的，這個身體也不聽話了。你叫它走，它就走不動；你叫它坐著，也坐不起來，一天到晚就躺到炕上，也不能飲水，也不能吃飯，讓這病魔纏住了。這時候我一想，我是說錯了話了。我說：「人家都怕魔，我是魔怕我。」現在這個病魔來找我來了，我還是抵抗不住這個病魔，那時候大約十七、八歲的時候。

這一病，你說病得怎麼樣子？病得什麼也不知道了，就是奄奄一息，就要死了。可是在將要死而沒死這個時候，又生出一種境界來了。什麼境界呢？就見著我東北的

三個王孝子。我東北有三個王孝子，其中是兩個出家人，一個在家人。出家這兩個王孝子，有一個是老道，一個是和尚；在家這個王孝子是一個老年人，那麼他們三個人就來了。來了，就把我帶著走了，叫我出去和他們玩一玩，我隨著也就跟他們出去了。出去了，你說很奇怪的，一出門口走路，這個腳就不沾地了，雖然不是坐飛機，可是也到了虛空裏頭了，但是又不是騰雲駕霧，所以就在虛空裏頭跑。

那麼走的時候，就從房子頂上走，哦！往下邊一看，那個房子都很小的了，也看到很多人，就這麼樣走。走到什麼地方去呢？走到所有的廟裏，名山大川，中國的五臺山、峨嵋山、九華山和普陀山，四大名山都去遍了。到什麼地方就見到很多人，也見到很多的廟宇，各處去參觀。那時候不但中國的地方，外國的地方也到了很多。有一些個也是白頭髮、白眉毛、綠眼睛這些外國人，見到很多。到那個地方，很快就走了，那麼就好像什麼樣子呢？我告訴你，就好像看電影似的，看完了這一幕，那一幕又來了；看完那一幕，這一幕又來了，就是走到這個地方看完了，又到那個地方。看電影是那個銀幕上，一幕一幕地轉變，不是你看電影的人到銀幕那個地方去。我看這個電影，是我到銀幕那個地方去，不是那個銀幕動，而是自己覺得同這三個人，連我四個人，各處去看這些個電影。那時候，看見很多很多東西，也聽見很多很多的事情。

那麼以後就回來了，回到自己的門前，把自己的門開開，向自己房裏一看，怎麼那個床上還有一個我在那個地方呢？當覺得還有一個我的時候，本來是兩個我，現在又變成了一個了。就這麼一覺得的時候，就變成一個了；變成一個，這時候就有了呼吸，也有了動轉了。當時我父親在我身邊，我母親也在我身邊看著我，就說：「他沒有死，又活了！」這樣子，我覺得什麼叫沒有死，又活了？自己一看自己，啊！躺到床上，不會動彈了。那麼自己一想起來：「啊！我是有病了。」一問我父親、母親，說我已經七、八天的時間，和我講話也不知道了，一切一切都人事不省了，現在又有了知覺了，知道我這還沒有死。

那麼由這一趟之後，我前一堂沒有講嗎？就變成了一個活死人，我自己想我已經死了，我這是又生出來一個人。由此之後，也不那麼狂了，不說：「我不怕魔，是魔怕我。」現在我告訴你們每一個人，千萬不要說這種的話，不要說：「我什麼也不怕！」你什麼也不怕，那將來就有所怕了。那麼說：「我什麼都怕。」你什麼都怕，那也不對的。總而言之，不要講這些個話，這話是沒有用的話。

不過當時，我還有一件事情，講起來真奇怪。什麼事情呢？我那時候修行，覺得自己有點功夫了。因為在我東北，在我沒病以前，我就在這個道德會上。在道德會上幹什麼的呢？就講道德、說仁義的，專門勸人家做好事。那麼勸人家做好事，我自

己做不做好事呢？我自己更做好事，不是說單勸人家做好事，自己不做好事。這個時候，我看書看到有一篇講張雅軒他這種很好的行為，我看見他的行為這樣好，於是乎我就發了願了。

發什麼願？我就對天說話了，我說：「天哪！天哪！張雅軒這一件事情，我一定要學他。」說完了之後，自己就覺得後悔了：「你要學他這件事情，又有什麼用呢？」說完了這個話之後，你說怎麼樣啊？很奇怪地，隨著這一天晚間就遇著這種魔考，就來試驗我，看我究竟能不能效法這個張雅軒？這是我知道你如果有什麼願力，默默中菩薩或者就來試驗你，所以不要說自滿的話。究竟我遇到這件事情和張雅軒那件事情，是什麼事情呢？很對不起，現在我還不要講。為什麼呢？沒有到講的時候，我不需要講這件事。

好像你們每一個人切記，不要說我歡喜什麼，也不要說我不歡喜什麼。你若想歡喜什麼，隨時就會有一個令你不歡喜的境界來考驗你；你不歡喜什麼，隨時也就有一個你不歡喜的境界來考驗你。總而言之，沒有意義的話就不要講。那麼要怎麼樣子呢？要一心修道，不用人心，而用道心，就是要修這個性定，而求這個實證。什麼實證呢？這個實證，就不是虛妄的，同這個虛妄的就不同。虛妄的，你正或者打一個妄想：「啊！我現在成佛囉！」於是乎在坐禪裏邊，就覺得自己這個身也像佛一樣了，也放光，也動地。其實沒有這麼回事，這是一種虛妄的，這不是證果的境界。有的時候又打了妄想，說：「我這坐禪，看見佛來給我授記來了，說：『你就快成佛了！你不要修了，你現在就是佛了！』」這也不是實在的，這都是一種妄，不是證果的證。

釋迦牟尼佛證果，是在菩提樹下坐了四十九天，夜睹明星而悟道，晚間看那個明星而開悟了。開悟了之後，他就說：「奇哉！奇哉！一切眾生，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。」在他沒有證得佛果以前，這時候天上的魔王就來試驗他。這魔王試驗他，變成什麼呢？變成一個美女，生得非常地美貌，到佛的面前就向佛講，一定叫他不要修道了，叫他和她去結婚去。有這麼美貌的一個女人，來要求佛和她去結婚，那麼佛當時在定中也不被她所搖動，佛就想：「喔！妳自己覺得妳這麼美貌，生得這麼樣地好，其實妳就等於一個老太婆一樣，面上的皺紋也不知多少？妳眼睛裏頭這個眼眵和眼水、眼淚，往下流得也很多了；你這個鼻子也有鼻涕；口裏這個黏痰、唾沫，也多得不得了；周身都是污濁邋遢的，你還來騙我來呢？」

佛因為在定中這麼一觀察，把魔這個力量就給轉變過來了，這個魔王果然就變一個老太婆，髮也白了，牙也掉了，鼻子也淌鼻涕了，不知怎麼難看了！佛叫這個魔王，說：「你自己看看你自己。」這魔王自己一看自己，就生了慚愧心，就跑了。那麼

其他有種種的魔還來考驗佛，佛都不被這魔所動搖。因為不被魔所動搖，所以就證果了，成佛果。

我們現在每一個人用功修道，在那緊要的關頭，就會有魔考。在你那功夫沒有現前，沒有什麼成績的時候，不會有什麼魔考；你有了一點功夫了，就會有魔考了。那個魔考一來了，你如果不認識，就方才講的，跟著魔就跑到魔的眷屬裏邊去了。所以你若想修這個實證，一定得要有性定。你修得有性定的功夫了，你性不搖動了，有定力了，你所證的果也自然是真實的，不會是假的；如果你被魔所搖動，那就不是真正的定了，那就變成一種外道的邪定，外道邪定不能證得佛果。

方才所說這個外道的人看見牛生天了，他就學這個牛；看見這個狗生天了，他就學狗。究竟這個牛怎麼會生天呢？這個狗又怎麼會生天呢？這個牛因為牠在前生的時候修十善道；可是牠在沒修十善道之前，牠做了很多惡事，這個果報應該墮落牛身。因為牠做了十種的善事，那麼這個牛身報完了之後就應該生天了，所以就生天了。這個狗呢？也是這個樣子。所以外道他不知道這個牛前生的因果，他以為牠今生做牛就會生天，做狗就會生天，於是乎他就盲目地去學習牛、狗的這種行為，結果也毫無所成就，不能得到實證，不能得到真正的好處。這個實證，就是實實在在地證得了。證得什麼呢？證得自己真正本有的這種智慧，本有的這種定力，所謂定慧圓明，定就幫助慧，慧也幫助定，互相圓融無礙的，證得這個真寂的理體，得到自己這個真心。這是談到實證。

五就是「銷倒想，除細惑」。什麼叫倒想呢？倒就是顛倒，而不是正確的。說：「你這個人真顛倒！」不是他這個人真顛倒，而是他這個想顛倒。所以在阿難由摩登伽女那兒回到佛的地方，就向佛頂禮叩頭，說：「妙湛總持不動尊」，總持，就是陀羅尼；不動尊，這是楞嚴一種定的表現，這個定就叫不動尊。妙湛總持不動尊合起來，這也就是佛，釋迦牟尼佛可以稱「妙湛總持不動尊」。「首楞嚴王世稀有」，說這首一樣的是什麼？就是楞嚴這個定，這是世間最稀有的。怎麼會稀有呢？能「銷我億劫顛倒想」，能銷除我億劫，億劫就是以前生生世世，無量無邊這麼久的時間。顛倒想，想的不正當的事情，這都叫顛倒想。

究竟什麼叫顛倒想？我們世間人所想的都是顛倒想；你盡打妄想，這都叫顛倒。這一部《楞嚴經》的功用可以銷我們每一個人這顛倒的妄想。除細惑，除去我們這種微細微細，眼睛所看不見的，耳朵所聽不見的，心裏邊想不出來的那種的疑惑都銷除去。

我們人，在這一念你不覺的時候就會生出三種細惑。這一念是很短的一個時間，在

這很短的時間，就可以生出三種微細的疑惑，就是幫助你有三種的不明白。就好像什麼呢？這惑就比方塵土。如果這個房裏邊有塵土的話，這一秒鐘，很多的塵土就掛到那鏡子上。可是掛得少的時候，還不怎麼覺得；這個塵掛得多了，這鏡子也就沒有光了。我們這個細惑也就和那個微塵掛在鏡子上一樣。本來我們自性好像那個明鏡似的，大圓鏡智像那個明鏡一樣，可是就因為生出這種細惑，就把明鏡給遮住了，遮來遮去，是越遮越厚。所以神秀那首偈頌才說：

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
時時勤拂拭 休使惹塵埃

有的人就說這首偈頌是不對的，我說這首偈頌是對的。為什麼呢？這個身是菩提的一個種子，就比方菩提樹一樣；人的心就好像一個明鏡一樣，所以他說時時勤拂拭，就是叫你常常修行，時時都要修行。休使惹塵埃，你不要叫它掛上塵埃了，所謂「今日擦，是明日蹭，擦來擦去如明鏡。」你把塵土都擦去，那個明鏡光就現出來了，就沒有細惑了。所以說「時時勤拂拭，休使惹塵埃」，這也對的，這是在沒有開悟以前的人，應該遵守這種的道理。可是六祖大師就說了：

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
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

他說「菩提本無樹」，沒有一個菩提樹；「明鏡亦非臺」，那個明鏡就是明鏡，沒有臺；「本來無一物」，你本來就沒有塵土，你何必又去擦呢？「何處惹塵埃」，什麼都沒有了，你塵埃又惹到什麼地方去呢？所以這首偈頌是開悟的人所應該知道，所遵守的，這所謂「一念不生全體現，六根忽動被雲遮。」你這一念不生，那個佛性就現前了，那個定也就現出來了；你六根忽動，你要是在這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門頭去做主，那就是好像虛空裏頭生出雲彩來了，被雲遮了。

那麼顛倒的妄想銷了，細惑也除了，這就很快會成佛果了。可惜我們每一個人不願意去成佛，而願意留戀這個五濁惡世，在這個世界流連忘返，染苦為樂，背覺合塵，是生死也不了，自己以為還不錯呢！以為：「喔！你看我這個人啊，又聰明又美貌，人人見著我都歡喜；人人不明白的事情，我都明白了。」以為不得了了，實際上就好像那個鏡子上沾了塵，越沾越多，越多越沾，沾得自己一點光明都沒有了。現在你覺得聰明，你等著看，再過十世以後，或者變成豬那樣子愚癡也不一定的。不要不注意我們今生的去處，我們今生要決定我們到什麼地方去，認明了路線，認明了這個去處，那才能有辦法呢！

第六就是「明二門，利今後」。二門就是平等門和方便門，平等門就是一種實的法，方便門就是權的法。權，就是權變之法，不是實在的。這權變的法，就是偶爾的，就是在這實法裏邊行這一種權法。權法就是暫時的法，不是永遠的；實法，實就是實實在在的那個實，是永遠不會變的。所以這個法有權法，有實法。這個方便法門就是權法，權巧方便。

怎麼叫權法？我舉一個例子：好像釋迦牟尼佛「空拳度子」。他抓著一個空的拳頭，有一個小孩子爬得已經要掉到那個井裏邊，就要掉到水裏了。小孩子掉到水裏，就會淹死的，那麼釋迦牟尼佛如果叫他回來，他不會回來的，他還是往前爬的。於是乎釋迦牟尼佛說：「我這個手裏頭有糖，你快回來，我把這個糖給你。」這小孩子一聽說有糖吃了，於是乎就回來了。回來了，實際上佛的手裏什麼也沒有，沒有糖。

那這是不是佛打妄話欺騙這個小孩子呢？不是的，因為這小孩子已經要掉到井裏邊了，你如果不用一種吸引他的力量，令他很快就回來了，他就會掉那水裏，所以用這種空拳。空拳裏頭什麼也沒有，佛說這個拳裏邊有這個糖，這小孩子就回來。因為什麼回來？想要吃糖。那麼對一切的眾生，也就是用這種法門來教化眾生。本來什麼也沒有，對眾生說：「啊！我這兒有寶貝，你到我這兒來，我就有寶貝給你，我這兒有無價的寶珠，又有什麼最好的東西。」因為眾生都有一種貪心，一聽說有好處就來了。來了，結果還是一種方便法門，這是權巧。權巧方便度眾生，這就是用一種方便法門，這是第二門，就是方便法門。

利今後，利就是利益，利益今後。這個今後，在佛那時候也可以說是今，在現在也可以說是今。由今到將來的一切眾生，都可以得到利益，得到法的這種灌溉，所以這叫「明二門，利今後」，這是前邊第二「教起因緣」的第六種。因為有這一種的因緣，所以就說這部《楞嚴經》，說《楞嚴經》就是用這個平等的法門和方便的法門。這個平等的法門也就是一種實的法，這方便法門就是權的法，所以用這兩種的法門來教化一切眾生，令一切眾生都離苦得樂，離開這苦，得到一種快樂；那麼離苦得樂，將來就是證果成佛。這是這部經利益眾生的道理，因為有這六種的因緣，所以說這部《楞嚴經》。

第三個門叫什麼呢？叫「藏乘攝屬」，也可以說是「藏乘分攝」。藏就是三藏，三藏是什麼呢？就是經藏、律藏、論藏；經、律、論，這叫三藏。這三藏又屬三無漏學。什麼叫三無漏學？就是戒、定、慧。經藏就屬於定學，律藏就屬於戒學，論藏是屬於慧學。在中國的經典上常常看見「三藏法師」，就是這個三藏——經藏、律藏、論藏。

經藏裏邊所詮的、所屬的，是定學，它所講的多數屬於修定的法門。就像本經，這部《楞嚴經》，就是教人修禪定的，所以這一部經就屬於定學。那麼其中也兼有戒學，兼就是兼詮，不過不多；也有慧學，因為戒慧它不多，所以這一部經典，就屬於經學，屬於經藏，它是研究定力的，所以前邊不是說「示性定，勸實證」？那麼這一部經屬於定學，在三藏裏邊就屬於經藏，而不是論藏，也不是律藏。可是在這個經文裏邊說有四種清淨明誨，四種清淨明誨就是講戒律的，不過講得很少，所以這一部經就不屬於戒經，也不屬於慧，屬於定，在三藏裏邊，是屬於經藏所攝。

那麼又有乘。什麼叫乘呢？乘就比方是一輛車。這個車有大車、有小車，小車只能坐一個人，或者兩個人。好像那個腳踏車，只一個人在那個車上。這個小乘不是單單指那個腳踏車，就是普通的小車，小車它能坐人而不能多，所以這叫小乘。大乘，就是菩薩乘；小乘，就是聲聞緣覺乘。菩薩乘就比方大車，這一架大車可以載很多人。所以在佛所講的教裏邊，有大乘，有小乘，那麼這一部經是屬大乘經典？是小乘經典呢？這一部經是教菩薩法，佛所護念的，是屬於大乘菩薩法，是大乘所攝。這「藏乘攝屬」就是這樣子。

怎麼說這一部經是教菩薩法呢？這是因為一些個阿羅漢都要迴小向大，發菩薩心，行菩薩道。阿難由摩登伽女的家裏，回到佛所住的地方，就啟請釋迦牟尼佛，指示他過去一切如來所修的這個菩提道路，釋迦牟尼佛就答覆他的所問。那麼這種法都是菩薩所修的法，所以這一部經就屬於菩薩乘，而不屬於小乘法。這一部經既然屬菩薩法，那它的藏乘分攝是明白了。

第四門是講「義理深淺」，它這個義理究竟講得是深是淺呢？這一部經所講的道理是屬於哪一教？按照天臺宗來判斷，有藏教、通教、別教、圓教。藏教就是小乘法，屬於三藏教。這三藏教所說的是什麼經典呢？就是阿毗達磨這部經典，又叫阿含經，所說的是阿含經。「阿含」是印度語，翻到中文就叫無比法。雖然無比法，但是還是小乘法，屬於小乘的，在天臺教來判，這個經典叫三藏教。那麼三藏教之後，又有通教。什麼叫通教呢？它是前邊通到三藏教，向後邊又通到別教去，它是通前通後。因為通到前邊去，又通到後邊去，所以叫通教，通達的通。通教之後，又有別教，特別的這個別教。怎麼叫別教呢？它是別前別後，和前邊這個通教也不同，和後邊的圓教又不同，所以它是特別的，這叫別教。別教之後，就是圓教。藏通別圓，天臺講這四教。這四教，這一部經是屬於別教的，別教所攝，這是按天臺宗來判。

麼按照賢首宗來判斷，這一部經的教理是屬於哪一教呢？賢首宗講五教，什麼叫五教呢？就是小教、始教、終教、頓教、圓教，講這五種。什麼叫小教呢？小教就是天臺所判斷那個藏教，它叫小教；始教就是天臺所說的通教和別教包括著；終教和

頓教、圓教，都在天臺那個圓教裏頭包括著。所以這五教和四教，名稱是不相同，但是它那理論是一樣的。那麼在這小教、始教，始教就是大乘教的一個開始，它只知道人空，而不知道法空；知道人是空的，法還沒有空，對於法還有一種執著，沒有空。終教呢，這已經就到大乘這個教裏邊了，所以他既然知道人空，又知道法空；人也空，法也空。人空法空，這是屬於大乘的一種道理了，人法雙亡。

講到人法雙亡這個地方，我又想起來一個公案。什麼公案呢？在釋迦牟尼佛住世的時候，常常有人請齋，請佛去吃飯，供養佛。佛吃完了飯，就給這個齋主說法的；那麼說法，齋主——就是請佛吃飯、供養齋飯這個主人——要向佛叩頭頂禮，然後求佛給說法。佛若不在呢？就請這一些個佛的弟子、羅漢去應供，應供完了，也要給說法的，所以佛教就以說法來換飯吃。好像我現在天天有飯吃，就因為天天給你們說法；如果不天天說法，我也不會有飯吃，所以我因為吃飯的問題，就不能不說法。

那麼佛有一天和諸大比丘都出去應供去了，家裏就剩一個小沙彌。這個小沙彌在家裏看門口，又來一個齋主請齋，要供養。供養就是做一點好的菜、好的飯，請到家裏去，給比丘、沙彌，或者佛來吃，這就叫供養三寶。那麼比丘和佛都到外面去了，家裏就剩這個小沙彌，這個齋主說：「你是沙彌，也好！我就請你這個沙彌去應供囉，你同我去了！」這小沙彌戰戰兢兢地就去了。怎麼戰戰兢兢呢？他自己沒有去應過供，應供都是同比丘去的，現在人家請他吃飯，也不知道到那地方說個什麼好？說法，不知道這個法怎麼說？那麼不知道也去囉！這個齋主很誠心地就請他去到家裏吃飯。

吃完了飯，這個齋主就很恭敬地向這個小沙彌叩頭頂禮、求法，等著他說法。這小沙彌在這座上，一看這個人叩頭，然後在那個地方低著頭，也不起身，就等著這個小沙彌說法呢！你說這個小沙彌怎麼樣啊？哈！他沒有什麼話講，他下了座就跑了，跑回祇樹給孤獨園，跑到佛住的地方去了。你吃完了飯，不說法就跑了，啊！心裏一定覺得很慚愧的，很不好意思。可是供齋這個齋主在這地方跪了很久，低著頭，也聽不見講什麼：「啊！這個沙彌說什麼法呢？」偷偷地抬起頭這麼看看：「我看他究竟說什麼法？」抬起頭一看，這個座上什麼也沒有了，這個小沙彌沒有了。他看這個小沙彌沒有了，就在這個期間，就開了悟了。開什麼悟了？悟到人空、法空；人也沒有了，法也沒有了。「啊！」他說：「原來這樣！」就開了悟了。開了悟，這光開悟不行啊，得要去求證明，他就跑到祇樹給孤獨園去追這個小沙彌去了。

這小沙彌跑到祇樹給孤獨園，跑到自己睡覺那個房裏，進去了把門就插上了，把門在裏邊就 close, lock（關了、鎖上）。為什麼把門鎖上了呢？他就怕這個齋主來找他

要這個法的債，再找他說法，他無法可說，所以就把門鎖上，就怕這個人來找他。誰不知道他剛鎖上沒有好久，這個人果然就來了，來到這兒就敲他的門。敲他門，他也不敢出聲，在裏邊就戰戰兢兢的，嚇得...，恐懼得不得了。「啊！這怎麼辦呢？把人家飯也吃了，人家現在來逼著要法，這怎麼辦哪？」著急得不得了，這一著急怎麼樣啊？小沙彌也急得開了悟了，兩個一起開悟，他也悟到人空、法空這個道理了。

所以這個因緣，不知道有什麼因緣？或者你一著急也會開悟，或者你一歡喜也會開悟，或者你覺得有什麼境界來了，磕著，碰著，都會開悟的。所以這開悟，不是一樣的開悟，有的人聽見颼風的聲音就開悟了，有的人聽見流水的聲音就開了悟了，有的人或者聽這個風鈴一響也開悟了，或者聽這個鐘一響也開悟了。說：「那我聽這麼多，怎麼沒有開悟呢？」我怎麼知道你怎麼不開悟啊？（上人敲鐘）現在聽這個聲音，有沒有開悟啊？所以這開悟，要等著你時候到了，好像那煮飯似的，你煮飯，飯熟了的時候才能吃，飯一熟了就可以吃，你這開悟也要等機緣成熟了；機緣成熟了，磕著，碰著，或者怎麼樣，都會開悟的。

中國在過去，歷代祖師開悟的情形有很多很多種，不是一樣開的悟。所以只要你能專心致志去修行，去研究佛法，總有一天你會開悟的，總有一天你會明白的。你現在如果開悟了更好，沒有開悟呢？你先慢慢等著，不要著急；不要急得睡不著覺，吃不飽飯，不要這麼樣子。我知道這個 Lonnie 不著急，所以他睡得著覺，總想要睡覺；他因為不著急，所以就要睡覺。

這個終教，既悟人空，又悟法空，這是到大乘的教海裏邊。那麼這一種的終教還不算究竟，還有頓教比這個終教又比較高一步。這終教是教菩薩法；又有圓教，這圓教是一切一切都圓融無礙，一切一切都是本來是佛。這《法華經》是屬於圓教，所以《法華經》上說，一切的眾生將來皆當作佛，說：「若人散亂心，入於塔廟中，一稱南無佛，皆共成佛道。」這是說人到這個塔裏邊和廟裏邊，人到塔裏邊、廟裏邊去拜佛，心本來要誠、要專一的，要有一種誠心，可是這個人他沒有什麼誠心，到這廟裏邊就念南無佛，他沒有什麼誠心，但就這麼一念南無佛，將來就成佛的。

講到這個地方，我又想起來一個公案。這念佛應該給眾生來迴向，不為自己來念佛，要為大眾念佛。我念這一聲佛，就迴向這個功德給一切眾生，這個功德更大，更是圓融無礙。為什麼這樣講呢？因為以前釋迦牟尼佛帶著一班徒弟到了一個國家，去化緣，沒有人布施；任何人都不供養佛，也不供養佛的弟子。這一次目犍連就沒有跟著佛一起去，所有這城裏頭的國王、大臣、老百姓，都不供養佛。等到摩訶目犍連最後來了，你說怎麼樣啊？這個城裏所有的國王、大臣、老百姓，恭恭敬敬地向

這個摩訶目犍連來叩頭歡迎，又問他：「你用什麼，我都供養你；你所需要的什麼東西，我都給你。」

一般佛的弟子就不明白這件事，說：「以佛這麼樣大的德行，到這個城裏邊沒有人來供養；摩訶目犍連是佛的弟子，反而這麼多人恭敬他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」就請問佛。佛向這一切的弟子就說了，為什麼我來，這些個國王、大臣、老百姓不供養我呢？因為我和他們沒有緣，在過去生中沒有種下這個善緣，和他們都是一點來往都沒有，什麼緣也沒有。那麼摩訶目犍連同他們有什麼緣呢？因為在往昔無量劫以前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摩訶目犍連那時候做一個斬柴的樵夫，到山上去斬木頭，firewood，拿回來燒火。在這斬柴的時候他就碰到一窩蜂子，這一窩蜂子就要來螫摩訶目犍連。摩訶目犍連當時就念佛，就發願了，說：「南無佛啊！你們這一班蜂子不要螫我，等我將來得道的時候，我先度你們去成佛去，你們不要有這種惡心來害人。」

他發了這種願，所以這一班蜂子也就不螫他了。結果這個蜂子王就做這一個國的國王，這一班蜂子裏邊就做國王的大臣或著做老百姓，繁殖很多人民在這個地方。那麼現在目連出家做了比丘了，到這個城裏來，他因為以前發願度這一班的眾生，度這一窩蜂子，所以今天他來了，這一窩蜂子都向他叩頭、頂禮，歡迎他。因為什麼歡迎他？就因為宿世——在前生他發願要度他們成佛，所以現在都這樣地歡迎他。

由這一件事情看來，我們每一個人修道都應該結緣，應該對任何人都要好；發願令每一個人成佛，不但令每一個人成佛，所有的眾生都度他們成佛。你發這個願，無形中你看不見，但是人與眾生這心裏邊，都有一個無線電通著的，你是看不見的，但是你對他好，他默默中一定會知道的。你應該對一切眾生都要存一種度脫他成佛的心，我們每一個人若存這種心，到任何地方都有緣。

說：「我到某一個地方去，沒有人招呼我，也沒有人理我。」為什麼呢？就因為我宿生同這個地方的人沒有緣。所以這個緣是最要緊的。我們每一個人修道，必須要與一切眾生結緣，所謂「未結菩提果，先結眾生緣。」沒有到成佛以前，必須要先和眾生結緣。與眾生結緣，怎麼樣結法呢？就是要對所有的眾生都好，以好心對待一切眾生，以好事來待一切眾生；力量能做到的事情，就應該儘量去做好事，這都是大乘菩薩的發心，不要做小乘那個羅漢、自了漢，只顧自己，不顧他人。

「欲結菩提果，廣結眾生緣」，就要對眾生要結緣。為什麼呢？眾生就是佛，你對眾生好，就是對佛好；你若對眾生不好，那也就是對佛不好。所以你能看一切眾生都是佛，這眾生見到你也是佛；你若見眾生都是魔王，那個眾生看見你也是魔王。這就像什麼呢？你戴著綠眼鏡，看見人都是綠的。那人來反看你呢？也是綠的。你

戴紅眼鏡呢？看人都是紅色的。你這個眼睛看人家是什麼樣子，人家也就看你是什麼樣子。所以我方才說，一切的眾生心裏互相都有無線電，都互通著的，你不要以為我這兒動一個惡念，他不知道。不錯！他不知道，但是他那個自性上有一種感覺，會知道的。所以人對人，你若對人好，這就屬陽光；對人不好，這就屬陰的。

這一部《楞嚴經》，它的道理、義理——義，就是這個經上它所有的意義；理，就是道理——究竟是深是淺呢？它這個理是深的，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大海那麼深。那個大海你知道它有多深呢？有的人測量說是多深，你測量這個地方是這樣深，那個地方或者又淺一點，或者又深一點，所以測量不出來究竟有多深。《楞嚴經》這個道理亦復如是，也就是你不容易窮盡這個道理。你們每個人，這個人在《楞嚴經》上得到這個好處，那一個人又得到他的好處，各人所得的不同，但是這種的智慧都是在這一部《楞嚴經》裏邊所得的。因為經典深，所以我們得的智慧也就會大，得的定力也就堅固，所以叫「一切事究竟堅固」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

那麼這個深而又堅固的定力，我們每一個人研究這個經典，都會各有所得；但是你也得到了，他也得到了，對這個經的義理，是不是你得著，這個經上就少了一點？不是的。這個理也就像那個大海的海水似的，你取這個大海的海水，取去了一些，這大海裏水還是這麼多；他又取去這海裏的水，又有他的用途，那麼這海裏的水還是這麼多，它無窮無盡的。這經上的道理也是無窮無盡的，不能窮盡的，你開悟了嗎，這個經上的道理還是這麼多；你沒有開悟嗎，它也是這麼多。你就取出去多少的智慧，這個經裏頭還是包藏這麼多智慧，不增不減的，也沒有增，也沒有減，所以這個經的義理，就比如大海那樣地深，無窮無盡的。

上來文當十門分別的第五門「能詮教體」。什麼叫教體呢？為什麼又要有教體呢？所有佛所說的法，都有它的教體。這一部經它教的體是什麼呢？是名、句、文、聲。名，就是名字的名；句，就是一句話一句話這個「句」；文，是文章的文；聲，就是聲音的聲。在文殊菩薩啟請釋迦牟尼佛時，說過：啟請如來，出現於世。如來出現於世，所說的教體是什麼呢？他說：「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。」此方就是娑婆世界；真教體，真正的那個教的體是什麼呢？清淨在音聞，這個音聞就是教的體。

音聞就是聲音，可是這個聲音，單有聲音，不能謂之教體，好像那風也有聲，水也有聲，可是那不能成為教體。什麼是教體呢？這個聲、名、句、文。聲，就是佛說法時的聲音，佛所說法，有一種聲音；有聲音，然後就有了名目；有名目，就有了句讀，一句一句的；因為有一句一句的，然後就變成了文章了，就有文采可觀了，所以這一經的教體，就是以「聲、名、句、文」，做為本經的教體。

這個聲、名、句、文，這叫一個「隨相門」；又有「唯識門」，這部經又以唯識為它的教體；又有「歸性門」，歸性門不講這個相，而歸這個性，以歸性為它的教體，歸是歸回來那個歸，性就是自性的性；又有「無礙門」，以無礙為它的教體。這唯識門，它講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」釋迦牟尼佛觀察機緣，應以何法得度的，他就於這個淨識裏邊，生出這一種的說法，而教化這個眾生。這個眾生在這個識裏邊，也就得到這種法的利益，所以這叫「唯識門」，以唯識為它的教體。

歸性門，這是圓融無礙，就把這個識也沒有了，歸性了，返識歸性，歸到這個性上，以歸性為它的教體。怎麼叫無礙門呢？前邊那個有事、有理，這歸性門就是一種理。那麼這四種合起來，有事事無礙、理事無礙、理事俱無礙，這叫無礙，以無礙為它的教體，沒有障礙，一切事都圓融無礙了，做為這一部經的教體。

第六門「所被機宜」。什麼叫「所被機宜」呢？就是所教化的眾生，所教化的這種機，這叫機宜。這個機宜，這一部經所教化的是什麼眾生呢？這一部經所教化的，是「情與無情，同圓種智。」有情無情都可以成佛的；那麼主要所教化的是聲聞、緣覺和有學。什麼叫聲聞？聲聞是聞佛的聲音而悟道的，修四諦法——苦、集、滅、道，這叫聲聞。什麼叫緣覺？緣覺又有兩個名稱：生在有佛出世的時候，他就叫緣覺，修十二因緣而悟道；在無佛出世的時候，他修十二因緣而悟道，這叫獨覺。這個獨覺他住在深山穹谷裏邊，隱於岩穴之間，他看天地間的萬事萬物，生生滅滅，滅滅生生，所謂「春觀百花開，秋睹黃葉落。」他看這種的境界而悟道了，這叫獨覺。

那麼這一部經也正是教化聲聞和緣覺這兩種的機，又教化有學的機。什麼叫有學呢？有學，他是還有所學呢！這就是菩薩，菩薩叫有學位；到佛的果位上呢，就叫無學位。又教化一種，就是定性聲聞，定性聲聞他是不願意迴小向大的；那麼不定性的聲聞呢？他迴小向大，這迴小向大就可以由聲聞的果位，經過緣覺，而成菩薩。這是這一部經教化這一些個機的。可是雖然說這四種機是當機者，要是往寬廣的來說，所有三界的眾生都是這一部經的當機眾，都可以教化的。那麼這是所被的機宜，這是第六種。能以令這個定性聲聞也迴小向大，發菩薩心，成菩提果，所以這一部經是無機不被，無人不度的。

第七是「宗趣通別」。宗，怎麼叫宗呢？尊崇曰宗，崇尚它，這叫一個宗。宗之所歸叫「趣」。尊崇為宗，那麼宗所趨向這叫趣。什麼叫宗？好像這個二乘的人專門講因果，二乘就是權乘的人——佛所說的教法有權乘，有實乘；權就是暫時的，實就是永遠的。暫時所說的權乘法門就多數講因果，因就是宗，果就是趣。到實乘上，就講悟入，悟就是宗，入就是趣。這部經以阿難當機被難，這個時候佛救他，教他

迴小向大，這是宗；及至他到這個極果，這是趣，這是第七「宗趣通別」。這種宗趣是通於佛道的，不像其他小乘的經典，僅拘於小乘，不能達到佛果，所以與小乘教理有分別的，這是第七。

弟子：宗趣？

上人：尊崇曰宗，你很尊崇他，這就叫做宗，就是你尊崇他，你崇拜這個人；宗之所歸就是趣，就是往前那個「趨」，那個宗的歸趨，就是一個趣。這是一種學問。

第八門是「說時前後」。說這部經的時候是在什麼時候？佛說法四十九年，在這個時候波斯匿王六十二歲；波斯匿王和佛是同歲，所以現在這部經典，應該在方等的時候說的這部經典。所以這說時前後就定它在這個方等的時候，所以前面判它在這個終教的裏邊，是一個實法，這是「說時前後」。

歷明傳譯

第九是「歷明傳譯」。傳譯這部經典的來歷，就很遠的。歷就是經歷；明就是叫我們每一個人都明白；傳是傳授；譯就是翻譯。說起這一部經的因緣，是很遠的。在天臺智者大師先讀誦《法華經》時，把所有的經都分出來，有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。序，就是在前邊所說的一個序子，作序的序文，說一篇序文，叫序分；正宗分，就是說的這經裏邊這種的宗趣，這叫正宗分；流通分，經的後邊勸一切人流通這部經典，這叫流通分。

智者大師把每一部經典都分析出來有這麼三分，等到印度有一個法師到中國來一看，說：「啊！你所分析的這個，和印度的經典正相符合，是一個樣的。印度那個經典也分出來這麼三分，有一部《楞嚴經》也分出來這麼三分。」天臺智者大師聽這樣說法，於是乎他每一天每一天就向西方拜，叩拜求能看見這部《楞嚴經》的經典。一拜拜了十八年這麼長久，可是拜了十八年他也沒有看見過這一部《楞嚴經》。

因為在印度國王認為這一部經典是一個國寶。怎麼說國寶呢？這一部經典也是龍勝菩薩到龍宮裏取出來的，所以這個國家就把這一部經典也定為國寶了，不准流通到外國去，不准傳到外國去。現在譯經這位般刺密諦法師，他想把這部經流通到其他的國家去，尤其是中國。他就把這部經典帶著，想要到中國來，誰不知在這海關上就被檢查的人檢查出去了，帶不出來；帶不出來，那麼他回去就想種種的方法，想把這部經帶到外國去，想種種方法也想不出來。

以後他想出一個辦法來，就用最細的絹綢把這部經寫到那個絹子上，寫的最小的字。

然後就用蠟把它封好了，把這個臂割開，把這部經就放到肉的裏邊，然後再用膏藥給它貼上。等它已經好了，把這部經長到胳膊裏邊了——有的人說是藏到腿裏邊，我想因為藏在腿裏邊就不恭敬，所以他一定是藏到臂，或者身上肉厚的地方，割開肉把這部經放到裏邊。那麼等這個傷口好了的時候，他這回到中國來，海關上，因為這一部經在他肉裏邊，檢查不出來了，於是乎就帶到中國來。

帶到中國來，就帶到廣東這個地方，正趕上丞相房融被貶，貶到廣東來，於是乎就把他請到廣東一個廟裏邊，翻譯這部經典。這是翻譯經典的經過，這麼樣困難，所以我們現在能研究這一部經典，都幸虧這位法師能用這種的苦心，把這一部經典帶到中國來。你想想，這一部經典多麼重要呢！智者大師聽說有這一部經，他就向西方叩拜，天天望空遙拜，拜這部經典，結果他也沒有讀誦過這一部經。我們現在也沒有拜這一部經，就遇到這一部經，又可以讀誦，你說這個因緣是多麼殊勝呢！

唐中天竺沙門般剌密諦譯

唐，就是中國唐朝的時候；天竺，就是印度的一個名稱。這是在唐朝什麼時候呢？在唐朝武則天退位了之後，神龍元年這個時候，有一位印度的沙門。「沙門」也是印度話，翻譯到中文就叫勤息，就是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。佛也叫沙門，以前佛住世的時候，馬勝比丘穿著袍，搭著衣，在印度的街上走，有一個人見到他了，就問他說：「啊！你這麼樣莊嚴，威儀這麼好，你一定有個師父，你跟誰學的呢？」馬勝比丘就說：

諸法從緣生，諸法從緣滅，
我佛大沙門，常作如是說。

說是這一切法都是從因緣生出來的，一切法也從因緣滅。我的師父叫佛，是個大沙門，他常常是這樣講的。這個人聽他這樣一講，也就跟著他到祇樹給孤獨園去拜佛做師父，出家了。所以佛也叫沙門。

那麼這個沙門叫般剌密諦，這是印度話。他把這部經帶到中國來，翻譯成中文。他翻譯的時候，很快很快他就把它翻譯完了。為什麼他要很快把它翻譯完呢？因為他把這部經典帶出來之後，守關的這一些個官吏在這個地方，國王就責備這些官吏說：「你為什麼放這個和尚出去，把這個國寶也帶走了？」他帶走了之後，這國王也知道了，就責難守關的這些人。所以這位法師願意快點回去，認罪去，寧可國王怎麼樣罰他自己，也不希望國王罰守關的這一些個人，所以他很快地把這部經典翻譯完了之後，就又回到印度去，請這國王怎麼樣懲罰他，他就接受這種的懲罰。那麼這

位法師對於這一部經的貢獻，功德是非常之大的，所以我們現在能得到研究這一部經典，都應該先感謝這位沙門這種功德。因此把這位沙門的這種經過，先向大家來介紹。

「沙門」是梵語，此云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，就是「勤息」兩個字。沙門叫勤息，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應該學沙門的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。怎麼叫勤修戒定慧呢？你首先要皈依三寶，皈依三寶了之後，又要受五戒；不是受了五戒就算了，還要照著這個去實行。怎麼叫實行？就是不犯戒，這就是實行。很多人都知道這五戒是什麼，五戒就是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。這五戒非常重要的，如果我們每一個人能修持五戒，實行這五戒，就不會失落人身。

那麼說：「不殺生，這可以的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這應該戒的，應該不殺生；不偷盜，這也是應該戒的；不邪淫，也是應該戒的；不打妄語，也是應該戒的。為什麼這個酒也在五戒之內呢？為什麼要戒酒呢？我一生之中就歡喜飲酒，又歡喜抽菸，所以我也不想學佛法了。為什麼呢？有戒酒這個條例，我就不願意學佛法。」可是你要自己想一想，你喝酒對不對呢？抽菸對不對呢？說是：「人人都喝酒，人人都抽菸，這有什麼不對的呢？這是人人所好的。」可是人人所好的，這就是習焉不察，你染成這種的風氣，不知道覺察，人家抽菸，你也抽菸；人家喝酒，你也喝酒，就跟著人家跑了。跟著人家跑，自己身上就養成一種的毛病，這叫毛病。人沒有大病，就有小病；沒有小病，就有個毛病。這抽菸、喝酒是一種毛病，要把它戒除去，可是寧可不學佛，也不戒除這個菸酒。你說這個人這思想多愚癡呢？這是一種愚癡的思想。

為什麼要戒酒？我現在講一個公案給大家聽一聽。有一個人歡喜喝酒，他受了五戒；受了五戒之後，他就守不住戒了；守不住戒，他就想：「啊！我都是喝一點酒好囉！」於是乎他就想要喝酒，可是沒有什麼菜吃。不像外國人喝酒就那麼喝，也不需要菜；中國人喝酒都要有一點送酒的菜。在這個時候，偏偏他那個鄰居就有一隻雞跑過來了，他說：「這回好了！你給我送菜來了。」於是乎把這個雞就給捉住了。捉住這個雞，這犯了一個盜戒。捉雞幹什麼呢？就想要殺雞來送酒。把這個雞殺了，犯了一個殺戒。盜戒也犯了，酒戒也犯了，這個盜、殺和酒戒都犯了。

因為有雞肉送酒，也喝醉了。這個時候，鄰居的這個女人就來找這個雞，敲他的門。他開開門，這鄰居的女人就進來了，說：「你看見我有個小雞子跑過來沒有啊？」他說：「沒有！沒有，我沒看見。」這把一個妄語戒也犯了。他又看這個女人生得很漂亮，於是乎又起了淫欲心，就把這個女人給強姦了。強姦了，於是乎就被人家告了，就要打官司。那麼就因為他喝酒，所以把這五戒都犯了，飲酒就犯了偷戒，

偷戒又犯了殺戒，殺戒又犯了妄語戒，妄語戒又犯了淫戒。就因為這飲酒，就把五戒都犯了，所以這個酒能亂性，佛家戒之，喝酒喝多了，這個人就不由自主了；不由自主了，就忽天忽地，忽然而天，忽然而地了，騰雲駕霧，什麼事情都做得出。就因為這一個酒，把五戒都犯了，所以這五戒裏邊就要戒酒。因為你不喝醉了，就不會做這麼多的糊塗事；喝醉酒了，就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，所以在佛教裏頭，首先要受持五戒，這是非常重要的。

你皈依三寶之後，然後再受五戒；受了五戒，如果你不犯戒，每一個戒裏頭就有五個護戒的善神、護法的善神保護著你。你若犯戒了呢，這個善神就跑了，不保護著你了，所以受戒在佛教裏頭也是非常要緊的。這受戒怎麼樣受法呢？不是說我自己看看這個書，書上說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這就算受戒了，不是的。也不是說我自己在佛前點上香，燒幾個香疤，這就叫受了戒了，不是的。要怎麼樣子呢？在家人想受五戒，必須要找一個大德高僧來給你證明，證明他給你這個戒體，這謂之受戒。受了戒，然後你守戒，這功德是不可思議的。所以你想受戒，一定要在僧人的面前來乞受這個戒法，這才合法呢！

這個定，說起來有很多種定。總而言之，你不被一切外邊的境界所搖動，這就是定。要怎麼樣才能得到這個定呢？你先要靜下來。怎麼樣靜呢？就是參禪、打坐。因為我們一般人都定不了，今天到東邊去，明天又到西邊去，「朝秦關，暮楚關」，各處去跑，跑來跑去，這總也不定。你若想要定，就要修行、用功，我們現在天天就是習定。可是你習定，有的時候就有很多的境界，你在這個境界來的時候，切記不要被境界轉，這就是定；你要是被境界轉了，那就是沒有定。

好像收到一封信，有一個不好的消息，心裏就生出一種愁悶來，這是沒有定，一考驗就受不住了，就沒有考驗上；或者遇著一個喜的事情，你也跟著這個喜的事情跑了，這也沒有定；或者遇著一個令你發脾氣的事情，你就發脾氣了，這也沒有定，這個定沒有成功。你要也不喜，也不怒，也不哀，也不悲，不用喜、怒、哀、樂這種情感去做事，而用道心來做事，這就是一種定。修定然後才能開智慧；你若沒有定力，就沒有慧力；沒有慧力，你怎麼能學習佛法呢？你定力、慧力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要從戒那兒來的，要先受戒；受戒、守戒，然後才能修行，與法才相應呢；於法相應，那你才能得到法水的灌溉。

上來文當第九門「歷明傳譯」。傳譯，這是唐中天竺沙門般刺密諦譯，般刺密諦是譯經的一個主，譯主。怎麼叫譯主呢？就是當時在一起翻譯經典，不是就他一個人，很多的法師集會在一起，大家共同來翻譯這一部經典。究竟有多少呢？大約當時

有兩百多位法師在一起來研究這個翻譯這部經典，共同來研究翻譯這個工作。

前面講到這個沙門，說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。貪瞋癡，這三種等於毒藥一樣，叫三毒。我們所以沒有成佛的原因，就因為有這三毒；如果把這個三毒能停止了，我們很快就可以成佛。這三毒就是：貪心，貪就是貪而無厭，無論什麼東西，就貪多，越多越好，這是個貪心；瞋心，就是生出一種瞋恚，遇到事情就發脾氣了，生了瞋恨了；癡心，就是癡心妄想，非常地愚癡，做事情糊裏糊塗的，這是癡心。能把這三種息滅了，這個人與道就會相應的，修道就會很容易成就你的道業，這是沙門的意思。

那麼沙門有四種：第一是「勝道沙門」，什麼叫勝道沙門？就是修行證果，這叫勝道沙門。修行證到果位了，或者證阿羅漢果，或者證菩薩果，這叫證果；證果的沙門，就叫勝道沙門。第二種叫「說道沙門」，怎麼叫說道沙門呢？就是宏法利生，宏揚佛法。宏就是宏大的宏，我現在給你們講經，我這就叫宏法；利生，利益眾生，令一切眾生都得到利益，這叫利生，宏法利生，這是說道沙門。第三叫「活道沙門」，是精持戒律，修行持戒律，對於戒律很精研，很注重戒律的；不犯戒，以道自活，以修道來做為他的生活，所以這叫活道沙門。後邊一個叫「污道沙門」，怎麼叫污道沙門呢？他就是開齋破戒，違背佛的戒律，所以對於佛教上就有所染污了，對於佛教就有壞的影響，令一般人看見了，說：「啊！這個出家人一點也不守戒律。」就不生信心了；因為不生信心，所以對於佛教就不親近了，所以叫他污道沙門，這是四種的沙門。

那麼翻譯《楞嚴經》這一位沙門，是屬於哪一種呢？是屬於前三種的；也可以說勝道沙門，也可以說是說道沙門，也可以說是活道沙門，而不是這個污道沙門，這般刺密諦是屬於前三種的。般刺密諦，這也是梵語，翻譯成中文，就叫「極量」。怎麼叫極量呢？言其智慧和才能都極其豐富，非常地圓滿，所以叫極量。他的才能也到極點了，他的智慧也到極點了，所以他的名字就叫極量，這是這個譯主的名字。

怎麼叫譯呢？譯就是將這個印度的文，把它變過來翻譯成中文。「譯」也就是「易」，可以用這個「易」，就是把它調換過來了。換什麼呢？由這個梵語換成中文，這叫換過來，交易了。這個譯的主人就是般刺密諦這一位法師。當時在廣州，他住在制止寺裏邊；制止寺是廣州的一個大寺院，在那個地方翻譯這部經典，這是這個譯主的名字。為什麼要講這個譯主呢？因為他對於這部《楞嚴經》這種貢獻，這種功德，是非常之大的，所以現在沒講經之前，要把這個譯主的名字先講一講。這是歷明傳譯的第一就是譯主。

烏菴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

這位般刺密諦法師主持這翻譯的工作，當時還有一個助手是烏菴國的一個沙門。這烏菴國也是印度的一個國名，以前是一個國王的花園，所以這烏菴就又叫「烏場」。這個沙門就是這個國家的一個高僧，到了中國來，他的名字叫什麼呢？叫彌伽釋迦。這個名字翻譯到中文，就叫「能降伏」；他能降伏一切的煩惱，也可以說能降伏一切的魔障。總而言之，什麼他都可以降伏。這個法師他是譯語，翻譯語言，他修正這個語言。好像中文是用什麼話來翻譯印度話，這位法師他做一個譯語，所以當時也是這個譯經場裏邊最高的一位法師。

羅浮山南樓寺沙門懷迪證譯

普通像這本經上，沒有現在我寫這位法師的名字，你們現在可以加上他，因為那古本上都有這一個，叫「證譯人」。這位是什麼地方的人呢？他是羅浮山南樓寺沙門懷迪證譯，他做這個證明，怎麼證呢？證就是保證的意思。這羅浮山是廣東的一座名山，在廣東很有名的一個山；南樓寺就是這懷迪法師他住的這一個廟。這懷迪，大約他的師父給他起這個名字的時候，就希望他精進、用功，所以就給他起個名字叫懷迪。

這個懷迪的「迪」字，就當一個「進」字講，意思就是總要精進修行，不要休息，不要懶惰。這一位法師他的學問也非常好，平時也研究經教，對經典的道理也非常明白，對印度的梵語也懂，於是乎在當時譯經場裏邊的這一些個職員裏，他就做一個證譯的法師。

因為般刺密諦和彌伽釋迦這兩位法師，本來中文和梵文都很精通，那為什麼還用一個中國人來做證譯人呢？因為他們兩位雖然是中文、梵文都通達，但是初初到中國來，恐怕對中文還不完全徹底明瞭，所以就用一個中國人來給作證，做一個證譯人，所以這位懷迪法師就是翻譯本經的一個證譯人。不過在現在這個經本子上，就沒有這位法師的名字了，在古本上還都有。那麼究竟誰把這位法師的名字給除去了，我也沒有考查，但是我希望我們大家也應該知道這個證譯人是誰，所以今天我講這《楞嚴經》的時候，也特別提出來，向大家說一說。

菩薩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筆受

菩薩戒，這個菩薩戒出家人也應該受，在家人也應該受。菩薩戒經上說，無論國王、大臣就位的時候、繼位的時候，就是做國王去就職的時候，都應該受這個菩薩戒；

大臣去做大臣的時候，也應該受戒。這個房融他因為明白佛法，他就以佛做為他的父親，以菩薩做他的兄弟，所以他說菩薩戒弟子。這個菩薩戒有多少呢？有十重四十八輕；有十種特別重要的，四十八種是輕一點。所以他受這個菩薩戒之後，自己就稱弟子。

他受過菩薩戒，然後他又做過前正議大夫。前就是以前，不是他現在做，是他以前。這個正議，《史記》上就稱「正諫」，叫「諫議大夫」。諫議是管什麼事情的呢？就是「言官」。怎麼叫言官呢？就是國家無論有什麼不對的地方，他就去講去，去批評去。有的朝代叫「御史」，就是這個國家什麼事情做錯了，他就要來批評，這叫言官。大夫，就是這個官的一個名稱。

同中書門下，這個「同」有兩種解法：一種說他一個人做兩個丞相，中書是一個丞相，門下又是個丞相，他一個人做這兩個丞相，就是左右的丞相都他一個人兼了，一個人都做了，所以就叫同中書門下。中書是個丞相府的名字，門下也是丞相府的一個名字。又有一種解法是：同，是他和中書、門下這一切是同僚；同僚就是同等的、共同來做事情，這叫同中書門下。

平章事，平就是平均，章就是顯著、彰顯，彰顯這些個事，就是對朝廷裏邊所有的事情，要把它平均一下。中書就是管皇帝一切的書札、詔書之類的，一切一切皇帝所出的，這一些個號令，都由中書丞相這兒來管理；門下就是管理政務，管理政治的。政治，government（政府），門下就管理政府的事情，中書就管理皇帝的事情。所以這兩個丞相，一個管發號司令的，一個就奉行這號令的。房融他一個人身兼兩職，一個人就做這兩樣，兩個丞相都是他做。他的名字呢？他姓房，叫房融，這個融就是很圓融的。

筆受，就是他用筆寫出來這些個文章，他是潤色的，這叫「潤文人」，潤就是把它更修飾美好一點。所以《楞嚴經》這個文章，那是再好都沒有了。為什麼呢？你看丞相房融這是一個最大的文學家，最有學問，那麼他親筆來潤色這個文章，所以《楞嚴經》這裏邊的文章是特別好，再沒有這麼好的了，這《楞嚴經》的文法是最好了。你若想學中文，你把這部《楞嚴經》若讀熟了，讀得能記得住，那你的中文就最好了，最高了。中國人也沒有看過這種文章的，那多得不知多少！這個文章最好了！